

位北向立贊搢笏盥手悅手贊執笏引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舉纂酌

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三上香

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

俛伏興小退北向跪祝就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俛伏興退

復位贊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謁者引出謁者引祝以下就拜位立定贊

者曰四拜祝以下四拜謁者引出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執事者徹

饌祝版瘞於坎獻官正三祝史一謁者一贊者一齋郎一已上並○立

主奠儀竣閉玄宮將畢典儀設王世子位於吉帷宮帷門內之

東西向大君諸君位於其後設宗親文武官位於帷門外近南文東武

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親每品非顯別設位大典儀通

贊奉禮郎位於文官東北西向奉常寺官設卓三於靈座東南西向

具筆硯墨盥盤盥匱具音拭巾用白布領議政及諸執事盥悅訖諸執事

先就帷門外以待領議政將奉禮郎分引宗親文武官入就位副知

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俯伏大君諸君從入就位俯伏內侍盥手升

詣靈座前開匱捧出桑主置於卓上以香湯浴主拭以巾卧置卓

上題主官盥手升詣卓前西向立題前面云昭憲王后墨書訖俯

伏興退內侍捧 虞主納于匱中加蓋安于 靈座 魂帛函置其後副知  
通禮引 王世子出就次大君諸君從出就次攸司奠祝版於 靈座

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靈座前設尊於帷宮東南北向置盞三  
於尊所捧饌升奠于 靈座前內侍開匱捧出 虞主設於座覆以青

紵巾設几於後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入就位俯伏大君諸君從入  
就位俯伏奉禮郎引領議政奉禮郎止詣 靈座前北向跪三上香執

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酌酒三盞以盞授領議政領議政執盞獻盞以  
盞授執事者連奠于案領議政俯伏與小退跪大祝進 靈座之左西

向跪讀祝文訖領議政俯伏與平身出帷門外奉禮郎引還本位 王  
世子哭盡哀大君諸君哭盡哀通贊唱鞠躬再拜哭宗親文武官鞠躬

再拜哭盡哀 王世子哭止大君諸君哭止通贊唱哭止與平身宗親  
文武官哭止與平身內侍捧 虞主納于匱中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

出就次大君諸君從出就次奉禮郎分引宗親文武以次出攸司徹饌  
祝版瘞於坎題主官文官三品大祝文官參事執事二 外參 返虞儀國葬都監陳

儀伏如儀竢立主奠徹訖攝判通禮進當 吉帷宮前俯伏跪啓請升  
輿啓訖俯伏與內侍捧謚冊寶平時冊置於腰輿內侍捧香爐合置於

香亭內侍捧虞主匱安於輿上 魂帛函置其後內侍以行障坐障障

輿虞主匱魂帛函每升輿升車降車降輿做此諸內侍捧鑿攝判通禮前導至帷門外攝判

通禮進當輦前俯伏跪啟請升車啟訖俯伏與內侍捧 虞主安於車上

魂帛函置其後攝判通禮進當車前俯伏跪啟請車駕進發啟訖俯伏

與退車駕動儀衛以次前引至 獻陵前攝判通禮進車前俯伏跪啟請

車駕少駐啟訖俯伏與挽士回車北向安於席上少頃攝判通禮俯伏跪

啟請車駕進發啟訖俯伏與挽士迴車東向進發過宗廟前副知通禮跪

輦前贊請升輦 王世子升素輦大君諸君及宗親文武官以次侍從

如儀侍從官去陵門百步許上馬車駕至書停所帳殿前帷門外攝判通禮進當車

前俯伏跪啟請降車升輿啟訖俯伏與內侍捧 虞主匱安于輦上諸

內侍捧鑿攝判通禮前導至帳殿前攝判通禮俯伏跪啟請降輦升座

啟訖俯伏與內侍捧 虞主匱安于 靈座 魂帛函置其後繳扇侍

衛如常儀仗分列於帷門外左右初 虞主匱至帳殿前副知通禮跪

王世子輦前贊請降輦 王世子降輦引入次大君諸君下馬入次宗

親文武官皆下馬各就次攸司進饌副知通禮跪 王世子次前贊請

出次 王世子出次引詣 靈帳殿帷門內之東西向俯伏大君諸君

從入俯伏 王世子哭盡哀大君諸君哭盡哀 王世子哭止大君諸君哭止內侍詣 靈座前跪三上香又酌酒三盞連奠于案俯伏與

返 王世子哭盡哀大君諸君盡哭哀 王世子哭止大君諸君哭止

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出就次大君諸君出就次少頃攝判通禮啓請車舉

升降進發及導從如初先是 殯殿都監設靈座于 輝德殿當中南

向設冊寶案於 靈座前稍東留都文武官出城外候 虞主車將至

班立道左 虞主車至通贊唱四拜文武官四拜訖乘馬文左武右前

導 虞主車將至 輝德殿門外前導文武官皆下馬序立 虞主車至 鞠躬過則

身平 虞主車至殿門外攝判通禮進當 虞主車前俯伏跪啓請降車升

輿啓訖俯伏與內侍捧 虞主匱安于輦上諸內侍捧輿攝判通禮前導

至殿階上攝判通禮俯伏跪啓請降輿升座啓訖俯伏與內侍捧

虞主匱安于 靈座 魂帛函置其後內侍捧冊寶置于案 蓋二扇二分列於左

右 王世子輦至外門外副知通禮跪輦前贊請降輦 王世子降輦

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齋室侍衛如常 ○安陵奠儀竣 覆土既畢奉

禮郎設山陵使位於丁字閣東階東南西向設執事位於山陵使之後稍

南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謁者贊者位於執事之南西向攸司奠祝版

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庭置盞

三於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山陵使及諸執事盥洗訖謁者贊者

及諸執事先入就位謁者引山陵使入就位贊者唱鞠躬再拜哭山陵

使鞠躬再拜哭盡哀贊者唱哭止興平身山陵使哭止興平身謁者引

山陵使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三上香山陵使跪三上香

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酌酒三盞以盞授山陵使山陵使執盞獻盞

以盞授執事者連奠于案謁者贊俯伏興小退跪大祝進靈座之左

西向跪讀奠文訖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贊者唱鞠躬再拜哭

山陵使鞠躬再拜哭盡哀贊者唱哭止興平身山陵使哭止興平身謁

者引出謁者以下以次出彼司徹禮饌祝版座於坎開壑坎於任地方源取是容物○

英陵朝夕上食儀每日時至陵司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

於戶外近東內侍告饌膳調熟守陵官詣厨省視實饌具畢大君及守

陵官入就陵室東南西向再拜內侍入戶內西向俯伏跪陵司詣戶外西

向俯伏跪內豎舉空案二就階上陵司傳捧入戶以授內侍內侍傳捧

置于靈座前次捧匙筋楪次以槃盛九楪列置于正案次進膳大君

升自東階入戶東向俯伏興詣靈座前北向俯伏跪陵司一人捧香

合一人捧香爐大君三上香陵司奠爐于案陵司一人酌酒一人以盞  
酒授大君大君受盞獻盞以盞授內侍奠于 靈座前大君俯伏興降  
復位守陵官升詣 靈座前獻盞如初獻儀降復位守陵官又升詣  
靈座前獻盞如亞獻儀降復位內侍徹饌大君及守陵官再拜出陵司  
帥其屬滅燭闔戶以降○晝茶儀午正時至陵司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靈座前次捧茶執及鍾置于尊所戶外西向俯伏跪內侍入戶內西向  
俯伏興詣 靈座前俯伏跪三上香小退跪內豎舉空案一就階上陵  
司傳捧入戶以授內侍內侍傳捧置于 靈座前內侍以槃盛兩色餅  
各色實菓清蜜漢菜各一器筋樑置于案陵司以鍾酌茶以授內侍內  
侍傳捧置于槃俱出戶外俯伏如一食頃內侍還入俯伏跪徹饌○輝  
德殿朝夕上食儀宗親駙馬輪番直宿為獻官每日時至殿司設香爐  
香合并燭於 靈座前設尊於戶外近東掌膳內侍告饌膳調熱獻官  
詣厨省視實饌俱畢入就殿庭東廊西向再拜內侍一人詣戶外西向  
俯伏興入詣 靈座前北向俯伏興捲帳徹 虞主匱上蓋祇俯伏興小  
退跪殿司及內直茶房別監詣戶外西向俯伏跪內豎舉空案二就階  
上殿司內直傳捧入戶以授內侍內侍傳捧置于 靈座前次捧匙筋

櫟次以槃盛九楪列置于正案進饌訖獻官升自東階入戶西向俯伏

興詣 靈座前北向俯伏跪內直一人捧香合殿司一人捧香爐獻官

三上香殿司奠爐于案茶房一人酌酒殿司一人以盞受酒授獻官獻

官受盞以盞授內侍奠于 靈座前獻官俯伏興降復位亞獻終獻同

內侍撤饌乃退畫茶儀與英陵書茶儀同○陵室制度同宮異室 王

后室在東壽室在西壙深十尺用營尺東西二十九尺炭末所等東西各

土二物合等各四寸為九尺并石室南北二十五尺五寸炭末三物并

東西外面相距二十尺為二十九尺開南面以為羨道其作室之序則於隔

石及旁石隅石等四面石下支石博石入排之地加堀深二尺五寸仍

築其底本土其南面博石號曰門闕石支石高一尺五寸次入支石縱排二行與

壙底元土齊面支其博石其支石間用三物填築三物內石灰三分黃

榆皮石砌當處外四面元土加堀深七寸用麤沙與本土還填勿次布

銅網各一於兩室之內支銅網四邊覆於布油灰於支石上次加博石與

門闕石九兩石相接處皆以從西旁下隔石置於兩室間次下兩北隅

石兩旁石各從其旁隔石及止隔石之下博石入壙內各二寸旁隅石

旁石相接處皆以水錯鈿鑿入交牙勿令退出石西端內造右旁

東隅石東端內邊左旁石北距旁石各一尺一寸門扉石各八寸○排石挾於石砌及四面博石次下石砌四方皆置挾石北隅石各五寸

之開南北各一東西各二砌中空虛處用細沙黃土堅等與砌齊平石間用礪沙與本土情之其地面與博石挾石門闕石上面齊○石砌

入地一尺五寸出地五寸其石砌外面沙土更掘還布勿令堅等以備滲漏水氣次置兩蓋石以空石盛土與沙礫填兩室內次置加置蓋石次於

西室內隔石牕穴用黃腸板防塞用本土細沙礪石灰滓等淨物填於

室內假門扉石橫排積塞又用水灰塗隙正門扉石門倚石則埋于

次於北隅石兩旁石西室門扉之外各距四尺周迴東板用三物築之

訖又升其板三物之外距墻邊五寸內用炭末築之等至地臺石下面

隅橫立小板截其端使有空處以備本土周回連等若不築上於加置蓋石上中高四下如覆金形如有滲水無停留之處其蓋

加置蓋石上三物炭末之等不計石之其墻外平地上於東西北三面

量其地臺石排處堅築其底其蓋石與土填等先排初地臺石次

以正地臺石加置於初地臺之上次以隅石面石置於正地臺之上次

以滿石加置於隅石面石之上又以引石加於滿石連接上面鑿處於

正地臺石隅石面石滿石相接處皆用水鈇引鈇其四面石內及炭末

之上用本土堅築未至滿石上邊五寸而止中高四下次於東室蓋石



仰掃黑作天形開烟墨畫日月於東西星辰銀何皆以躔次圓畫日月與星

辰銀何皆用粉畫之其天上之外及四壁皆掃粉為質隔石窓下畫白虎北隅石

畫玄武旁石畫青龍門扉兩石畫朱雀分畫兩扉合成一形白虎青龍頭向南玄

武朱雀頭向西前期置黃腸木板於石砌設地衣褥席於其上又砌外

四面地上鋪蘆葦與地衣置輪輿於石砌上與 玄宮門外以外梓宮

安于外輪輦捧 梓宮又以輪輦轉至外 梓宮上用帛懸下加蓋納

衽以漆布塗其隙遂輸入安于 玄宮北首退出輪輦贈玉帛陳明器

等事如儀遂垂簾於門內門內兩邊隔石旁石蓋石相閉扉石先立西

扉次立東扉塗油灰於兩扉石鏤隙處監鏤懸鑰於鏤遂加門倚石一

於門扉之外倚石內面滿塗油灰於倚石外以石作便房藏明器

次築三物於其外厚四尺炭末厚五寸如築三面之制其四物之外以

石排列間土填築排初地臺石於兩室前面次置正地臺石次置隅石

面石次置滿石加置引石其排石等土引鑿次置於三物滿石之內從

滿石上邊末築五寸而始周迴築之形如覆釜厚二尺五寸而止其滿

面外邊一尺石等三又築本土於其上至剡圓而止其不正處削正之

蓋以沙土滿石上陵高十二尺五寸又於十二面初地臺石之外先置

攔干下地臺石隅石相間連排初地臺石及攔干下地臺石隅石間

量兩博石相接處各置支石其石間用三物堅築上置外博石向外欹

傾使水不得停留博石上端入於初地臺石及正地臺石之間鑿處五寸以柱石立於隅石之上

次立童子石柱於地臺石之上童子柱立石柱之間橫置竹石於石柱之間童子

石之上一端接於石柱仰覆連之間以次周迴連排其接處皆用油灰

彌之攔干一面長十五尺三寸周迴一百八十三尺六寸每攔干隅石

外面掘土排外支石使隅石不得出退其地臺石隅石外空地周迴廣

三尺深二尺許掘取堅築三物東西北三面繚以垣墻地臺石高一尺

墻高三尺四寸北面設二階初階高四尺廣三尺長五十尺上階高二

尺廣二尺長五十六尺北庭廣距北階二十五尺東西隅曲墻長各四

十二尺曲墻階高廣與北階同東西庭廣距墻底各二十五尺曲階高方東西墻底其間除等墻

墻內列石羊四左右各二石虎四左右各二石羊在南石虎在北相間排之皆外

向南設三階初階廣十六尺長一百七尺下二階長此同東室南七尺許掘

地五尺用三物築底厚一尺五寸以誌石內面四邊暫塗油灰勿使侵

近字畫蓋石相合又塗油灰於隙以銅鐵束之橫一置於其上以三物

四方及上面徐徐堅築厚亦各一尺五寸而止又以本土填築埋之正

中近南置石床左右豎望柱石中階廣二十尺正中近北置長明燈左  
右立文石人各一石馬各一在石人之南差後棟下階廣三十尺左  
右立武石人各一石馬各一在石人之南差後自山足直南四十五尺  
間建丁字閣八間又於庭東構藏器庫三間丁字閣前路立紅門案山  
東南構齋室十七間○丙戌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英陵暮年內別祭  
王世子行禮儀前期 王世子齋必三日獻官諸執事及侍從官并  
清齋一宿忠扈衛設次於陵所近地西向陵司率其屬掃除陵室其日  
贊者設 王世子位於陵室東南西向亞終獻官位於 王世子位之  
後近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西向北上監察位於亞終獻官西  
南北向贊者謂者贊引位於執事之南俱西向北上未行事前陵司掃  
除陵室設 靈座如常典祀官陵司各帥其屬入奠祝板於靈座之  
右有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  
置盞三於尊所其日未明一刻 世王子具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白靴  
出宮乘輦導從如儀 王世子至陵所降輦左中護引 王世子入次  
侍衛如常時至亞獻官以下及諸執事具衰服盥悅訖贊者謂者贊引  
先就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諸執事入就拜位重

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及諸執事鞠躬四拜  
興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謁者引亞終獻官入就位副知通禮  
詣 王世子次前跪贊請行禮 王世子具裘服盥悅訖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西向立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平身 王世子鞠  
躬四拜興平身亞終獻官同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  
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從官以盞受酒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詣 靈  
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一人捧香合跪進從官一人捧香爐跪進副  
知通禮贊請上三香從官奠爐于案 進香在東西向奠爐在  
西東向進盞奠盞佳此從官捧盞  
跪進副知通贊請執盞獻盞以盞授從官奠于 靈座前副知通禮贊  
請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 靈座之右東向跪請祝文訖副知通  
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  
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謁者引亞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  
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事身引降復位謁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  
訖引降復位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鞠躬四拜興  
平身亞終獻官同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次釋裘服侍衛如常謁者

引亞終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  
平身監察及諸執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出贊者謂者贊  
引就拜位四拜而出曲祀官陵司各帥其屬徹禮饌祝版瘞於坎 王世  
子乘輦還宮如來儀○期年內四時大享及朔望有名日別祭大君諸  
君行禮儀獻官諸執事致齋一日於陵所前一日陵司帥其屬掃除陵  
室其日設獻官位於陵室東南西向設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西向北  
上監察位於獻官西南北向謂者贊者位於執事之南俱西向北上未  
行事前陵司掃除陵室設 靈座如常典祀官陵司各帥其屬入奠祝  
版於 靈座之右有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  
設尊於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時至獻官以下具裘服盥悅訖謂者  
贊者先就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謂者引監察及諸執事入就拜  
位重行北向西上立之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  
平身謂者引監察以下各就位謂者引獻官入就位西上立贊者唱鞠躬四  
拜興平身獻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謂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  
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入詣 靈座尊前北向  
立贊跪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

于案執事者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  
前謁者贊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  
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  
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  
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  
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  
訖引降復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出謁者引監察及  
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  
身謁者引監察以下以次出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陵司  
各帥其屬徹禮饌祝版瘞於坎○議政府據戶曹呈申慶尚道兩麥  
種以軍資義倉十一萬九百石題給趁時耕種從之○丁亥行再虞  
祭○傳旨承政院職掌喉舌事無大小皆由是出納于係體統不可  
違越近來大小臣僚往往私見承傳色宦者啓達者有之非唯政出不  
一以致乖誤將來之弊不可勝言自今以後不由承政院直啓者承  
傳色毋得啓達非承政院亦毋得宣命永爲恒式違者啓聞科罪若  
秘密之事不在此限初禮曹判書鄭麟趾因承傳色將啓事都承旨黃

守身乎司謁謂曰判書不由本院欲啓事毋得入啓又使人告麟趾曰  
須詣院以啓麟趾竟不往使宦者田昉啓之守身啓曰若議政則直啓  
二相以下皆由本院今麟趾不由本院啓事實爲未便麟趾曰臣欲啓  
事政院沮之不可 上皆不問麟趾嘗兼判兵曹守身知兵曹每除授  
守身頗專麟趾推官案於守身正色曰承旨只出納耳至於除授兵曹  
之任也守身深銜之○收宦者金得祥四品以上職牒 上制馭宦豎  
甚嚴少有過失略不寬貸由是不得肆○江原道春川狼川楊口麟蹄  
旌善平昌原州蔚珍京畿揚州楊根砥平加平抱川漣川麻田積城蝗  
○戊子咸吉道都節制使啓幹朵里都萬戶童所老加茂來言吾以酋  
長特受印信而用之無處幹朵里等不告於予請於會寧節制使連續  
上京甚爲無統乞依忽刺温酋長例用所賜印信移文會寧府上送且臣旣  
受京職仍居境內乞賜祿俸命禮曹與政府議之議曰印信文移將來生  
弊不可從也遂受祿俸且無前例隨歲豐歉量給米糧從之○議政府據兵  
曹呈啓平安道熙川寧邊以南山川道路平夷州縣相距不遠熙川以  
北江界慈城以 上山川險阻故與南道遙隔赴防之苦莫甚渭原理山  
以下山川道路雖間有險阻距南道不甚相遠赴防軍士來往之弊稍

歇若定處赴防則勞逸不均且公邊居民須各於所居處留防然後且耕且戍防禦農作庶幾兩全有賊變則亦各懷父母妻子殊死力戰若次次移防他處則邊郡人民並皆騷擾必不得安業矣且防禦之緊非徒慈城之池寧恠以上而已江界以上皆然甲士及充補甲士最為精兵而池寧恠以上并皆分防江界以下只以南道正軍定處赴防亦為未便之依前例赴防其南道軍士自所居州縣至于江邊州縣分道路險夷遠近循環赴防從之○己丑行三虞祭○庚寅傳旨承政院卒哭後闕內用肉百官亦當食肉將降傳旨乎今禮曹知會乎都承旨黃守身等啓曰闕內用肉則京外自然知之矣不必傳旨與知會○初英陵石局既閉司憲執義鄭昌孫鑠閉 玄宮右議政河演當監鑠俗以監鑠為忌演托以行立主奠未及監鑠申達東官終不為之昌孫啓曰演職當監鑠托故不為請鞠之 上曰演當倉卒之際立主奠與監鑠勢難兼行故申達東官其置勿論昌孫更啓曰行立主奠後良久乃閉 玄宮猶可及監鑠演遠巡故避不即監鑠必有其情請推覈以治其罪 上曰豈有他意遂不允演聞昌孫請劾惶劇及聞勿推之命驚喜經詣移御所謝恩仍啓曰非臣故避也 上曰予已知悉



卿其毋嫌 上竟不知演奸謀○辛卯行四虞祭○壬辰召禮曹判書

鄭麟趾謂曰我國在前朝五百年間君臣上下莫能行三年喪親喪則

百日而除君喪則三日而除田獵宴飲無不爲之自我 太祖創業以

來講明聖制行喪三年 顯妃之喪百官始服喪喪紀稍厚至 元敬

王后之喪群臣服喪日數比 顯妃之喪尤加厚焉此我國喪制所以

澆厚者也然母后三月而赴陵其返虞之際臣子皆著白衣今 昭憲

王后之喪予意初欲依母后服喪之制二十五日而除大臣固執以爲

不可五月而赴陵返虞之際臣子皆著喪服至率哭而後去喪著白衣

烏紗帽終期年九干喪事著喪服喪紀之厚無以過此卿嘗啓曰群臣

雖擢著白衣然衰麻尚在其身九 輝德殿祭群臣皆著喪服陪祭拜

哭卿言厚矣然予意以爲九正至朔日則東宮以下群臣皆朝賀於予

如是則一日之間東宮與群臣哭于王妃魂殿揮淚未乾而來賀于予

有違於聖人哭則不歌之義卿又啓云傳曰妻亡三年而後娶妻達孝

予之情也 王妃三年之內命除正至誌日及朔日朝賀則可以申東

宮終孝之心矣予意以爲東宮與群臣爲王妃而不朝賀於予實無是

理矧正至誌日東宮不可不來問安於予卿又啓云昔周景王有穆后

之喪諸侯會葬者設宴樂以餉之晉叔向譏之曰王有重喪而用樂非也請三年內凡大小宴飲及朝賀皆停樂此言是矣然予則以爲或宴上國之使或宴隣國之使及正至誕日之宴朝會之樂非東宮群臣親自宴樂也皆爲予也雖用樂何害若朝賀日舞蹈之禮則乃群臣自爲之事皆令停之如何且端午秋夕雖是俗節然本無賀慰之禮至若正至東宮不可不來賀其輝德殿正至祭則前期擇日東宮親行百官以裘服陪祭而哭可矣然正當令節輝德殿不可闕祭遣宗親行香使致祭無百官往哭之禮三年之內朔望朝會東宮無入班之理若百官則各司一員會輝德殿侍東宮行祭其餘百官朝會于予若何卿又啓云三年之內輝德殿無四大享之禮 元敬王后及 太宗時行四大享不知何據予亦以爲然然如此大事不可輕易是非須稽古文議之卿又啓云東宮期年後用淺淡服夫淺淡云者凡青黃赤白黑通言之請用淺淡黑色即今半雅青色也用此色則期年後輝德殿用樂時東宮行祭服色不駭於瞻視予聞此言深以爲是然不可遽以爲定當更商議○癸巳行五虞祭○慶尚右道海水赤黑魚多死○議政府據戶曹呈申黃海道兩麥種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四石開城府一百四十六石

題給從之○乙未行六虞祭○召領議政黃喜右政議河演右贊成金宗瑞禮曹判書鄭麟趾兵曹判書安崇善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戶曹叅判安止仁壽府尹許詡僉知中樞院事金何等謂曰予欲奏請東宮冕服然請於期年之內則或恐有朝廷之議卿等以爲何如若曰可奏則請於聖節使之行乎抑正朝乎喜演曰此是大事况世子方在衰經之中何汲汲奏請宗瑞曰明年節日使之行奏請則期年制盡無嫌於衰經麟趾崇善甲孫安止曰世子雖在衰經之中此非世子所有奏請乃 殿下爲子孫萬世之計而請則雖於節日之行奏請何妨焉詡曰 殿下至誠事大帝必俞允雖或不從亦非可愧之事若請於正朝使之行則期年將盡而朝廷不以爲恠矣何曰以日易月之制中國行之已久今 上皇帝爲 太皇太后服二十七日之喪中國臣民深服其厚今節日之使以白衣赴京則觀者必嘆慕安有譏議者乎上曰若以衰經爲嫌則雖在今年正朝同是期年之內明年節日亦是三年之內以日易月之制我國以爲簿而不取期年之喪雖從古制然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則世子雖過期年尚在衰經之中汲汲遽請于心未安更議以啓喜演曰 上教允當三年免喪之後特遣親王子奏

請實為便益何曰今中國昇平胡尚書性本溫雅待本國甚厚允所奏請盡心為之儻或天下有變胡尚書有故一失其機不可得也須及此時奏請為便 上曰金何之議是也昔趙尚書性甚猜險以我國為外夷凡諸奏請皆斥而不納其後呂尚書亦然今胡尚書凡我國之請莫不曲從若逢趙尚書之輩則何事得請然胡尚書之有故與天下之有變實是變事欲於三年之後奏請卿等知之○傳旨刑曹正統二年受教官妓嫁良夫所生不使從良然雖妓產豈皆盡混其父未變真偽乎其中必有明白者例以妓產雖宰相之子終身賤役無所不為予甚恤焉然依六典從父為良則雖賤昧者或稱己子謀免賤役不父其父其漸不可不慮若以自己奴婢從自願贖身則誰肯贖他人之子以為己子乎自今京外女妓流品朝士交嫁所生以年歲相准奴婢從父願贖身免賤○兵曹請兩界邊將勿令率子弟赴任下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曰兩界邊將子婿及閑良人有武才者無幾其不才者率行何益在先立法詳備申明檢舉似為便益右議政河演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曰兩界邊將京軍士率行弊固多端乞依兵曹所啓勿令率行右贊成金宗瑞曰邊將臨陳對敵若有驍勇服心之士與子婿親戚之人

則如倚干城勇氣自倍且臣粗知兩界之事邊將辭家千里赴鎮不有子督親戚及京軍士親愛者則誰與共處乎許今率行亦慰撫之一事也乞依前例施行○八月丙申朔行七虞祭○司憲府啓尹處恭嘗爲平壤少尹監刑殺六人殘忍人者也今除水原府使甚爲不可 上曰予將考所行之跡以處之竟罷之○丁酉賜對馬島倭宗彥七子貞

國米豆十五石宗盛世子熊虎丸米豆十石從其請也○日本國石見州周布和兼遣人來獻土物○戊戌大風以兩○行卒哭祭世子自初

虞至卒哭在 輝德殿齋室祭訖朝時御所○虞卒哭祭儀前期執禮

設王世子位於東階東南西向亞終獻官位於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

向北上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謁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若內庭寮狹則設贊者位於外

庭東階之西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典祀官殿司各率其屬入奠祝版於 靈座之左有姑卒哭則云右 陳幣盤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

於 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學彝一實明水黃彝一實明水著尊二實明水壺尊二實明水爲三行第一行學彝第二行著尊第三行壺尊

實明水著尊二實明水壺尊二實明水爲三行第一行學彝第二行著尊第三行壺尊

皆加勺簋北向西上九尊實明水為設瓚盤一於尊所設洗於東階東

南北向在盤西設執事盥洗於亞終獻洗東南北向時至曲杞官殿司各帥其

屬入實饌具畢請享官及宗親百官皆就殿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

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各就位贊引引典祀官大祝宮

闈令祝史齋郎入就殿庭拜位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

躬四拜興平身典祀官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引諸執事詣盥洗

位盥悅訖各就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謁者引亞獻官終

獻官入就位官闈令開匱捧出虞主設於座覆以青紵巾設几於後

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瓚拭瓚洗爵拭爵置於籠捧詣尊所置於站上副

知通禮進齋室前贊請行第一虞禮第二虞則改第一虞為第二自第

禮贊訖引王世子出齋室入就殿庭位西向立從官翊執禮曰四拜

哭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哭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亞獻官終

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先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興平身王世

子哭止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副知通禮引王世子

詣盥洗位北向立翊衛一人跪取匱興沃水翊衛一人跪取盤承水王

世子盥手翊衛跪取巾於篚以進 王世子悅手訖翊衛受巾奠於篚

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鬱鬯

從官以瓚受酒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詣 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

從官一人捧香令跪追從官一人捧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

從官奠爐于案從官以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從

官從官受以授大祝從官一人以幣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幣獻幣

以幣授從官奠于 靈座前九進瓚進香進幣皆在東西向奠爐之副

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

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 醴齋從官以酌受酒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詣 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以爵跪進副知通禮贊請

執爵獻爵以爵授從官奠于 靈座前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小退北

向跪大祝進 靈座之左西向卒哭則 跪價祝文訖副知通禮贊請俯

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謂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悅手訖謂

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盞齋執事者以

爵受酒謂者引亞獻官入詣 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受授亞

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 靈座前謂者贊俯伏興

平身引降復位謂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哭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哭 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亞終獻官及

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與平身 王世子哭止與平身亞終

獻官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齋室謂者引亞獻官終獻

官出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百官以次出贊引引執祀官以下諸執

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典祀官以下諸執

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宮園令納虞主如儀執禮帥謂

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宮闈令

捧魂帛埋於屏處潔地藏於土藤箱外裹以紅絹大祝捧祝幣瘞於

坎開壑於地取足容物○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昭憲王后卒哭後期年內

衰服未除有名目別祭及每月朔望祭時百官禮當陪祭然冬至正朝

則有向闕禮及本朝賀禮每月朔望則有致詞朝賀不可吉凶相干其正

至別擇吉日百官陪祭每月朔望各司一負陪祭從之○已亥始用皮

膳○司諫院啓內膳直長趙清老其父石山當 太宗國喪行滌削藉

忠義衛敦寧府丞李淑仁其父完會犯不孝之罪不忠不孝之人之子

不宜齒於士林且都鎮撫領軍重任也自古必以文武交差今皆以武



臣爲之亦爲不可 上曰予當商量○集賢殿啓古人諱名不偏諱二名而諡號及宮殿之名皆不避諱今東宮之字若避 輝德殿輝字而改之則 祖宗諡號宮殿名字不可勝避請仍舊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申京畿兩麥種四萬六千六百十石忠清道兩麥種九萬八千三百四十石以軍資義倉題給從之○庚子以姜碩德爲吏曹參判李承孫仁順府尹李季隣司憲府大司憲金義之漢城府尹慎幾戶曹參議成奉祖工曹參議金古乙道介僉知中樞院事金鉅慶尚道都觀察使李思任全羅道都觀察使揚厚忠清道都觀察使古乙道介向化野人也○辛丑諭咸吉道都觀察使李孟珍都體察使皇甫仁今都節制使朴從愚啓自骨看處逃來唐人舍吾將等三人姑從權宜還付骨看以安反側予唯此事一則事關上國一則或生邊釁實爲難處然身事上國守以正道不可行權今舍吾將等本上國之民固當解送其可慮生邊釁以敢行詐譎之事乎其妻雖曰野人之女固有從夫之道且其子亦是唐人之子尤不可不解送以是議諸大臣皆云解送爲便卿說與骨看曰舍吾將等汝所奴使者固宜還給然我國臣事大明唐人投來不可不送也若舍吾將等并妻子計價給骨看則弊將難支只於舍吾將

等三人各計正布二十匹絲布四匹鹽三石以給骨看因撫之曰國家  
矜恤汝等有是賜勿令知其計價而給也○壬寅諭平安咸吉道觀察  
使木縣切於民用不可不種諸道人民舉皆耕種以收其利獨其道之  
民素不喜種是可恨也其耕種之法道內入居下三道人民備嘗知之  
卿其備細訪問使民無不周知勸課耕種且勿令擾民漸次廣布○癸  
卯司憲府啓昔 元敬王后之葬 玄宮諸事閱三月而告訖今 英  
陵之役自四月至七月當番下番防牌六十及京畿江原忠清道船軍  
侍衛牌撥一萬五千餘人悉令赴役已閱四朔墮外諸事皆不及焉旣  
安 玄宮而乃使役徒築土其上於臣子之心深爲未安請劾監役提  
調及郎廳且監役官等功未告成而反要職賞書名呈于承政院請并  
推鞠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三軍防牌攝六十依甲士別侍衛例  
去官當次者於取才時雖不中試勿令作散呈都目去官從之○甲辰  
黃海道觀察使申今年飢甚而本道州縣米豆只有三萬五千七百二  
十四石須得米四十七萬四千五十石造醬豆四萬六千二百三十六  
石鹽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六石足以救荒請於行船節忌之前先輸近道  
米豆又本道秋等貢鹽毋令上納以造醬下戶曹議之戶曹請移忠

清道米豆三萬三千石賑救其造醬豆以本道三千石給之貢益亦依  
所申從之○乙巳前漢城府尹楊厚上書曰臣稟性昏愚謬蒙 聖知

位至二品恩榮既極固無涓埃之補徒有尸祿之譏俯仰愧怍夙夜競

惶今又濫承 聖恩得拜黜陟之任任大責重罔知所措愚臣不才安

敢能稱是職伏望 聖慈代以賢能不允厚貴人楊氏之叔父也既無

學術又無吏才但以楊氏之故累歷清班至拜承旨致位二品今為監

司憲府以不宜黜陟之任駁之下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等啓曰厚既

歷守令又經大曹若試此不堪其職適之未晚也 上從之厚聞之上

書辭○遣通事金有禮押唐人金正能等九人如遼東初正能被擄野

人潛渡豆滿江直入咸興府推鞠其境上不能譏察者照律狀已到承

政院承旨不即啓 上知之大怒曰國家之事皆由此出何不之慮而

妄自持重手爾輩皆年少者也予選授此任近日所啓事幾何以正能

事逮繫者非一二人亦非一二月何不速啓予深居九重專委爾等爾

等若是國家之事其誰治之都承旨黃守身等俯伏謝罪時承政院下

帖各司濫作私物自金有讓拜承旨後不務公事營私尤甚○慶尚

道慶州北斜羅峴產白礬石○丙午司諫院啓臣等聞平安咸吉道失

農尤甚請罷築城之役以紓民力 上曰予將是事委任大臣若聞儒  
 者之言悉令更改大事何成○集賢殿啓今聞賜餞諸道監司卒哭之  
 後雖脫衰服尚服白衣則喪服實未除也請停之從之○丁未議政府  
 據戶曹呈申全羅道兩麥種二萬四千五百五十石以軍資義倉題給  
 從之○戊申傳旨吏曹諸道監司首領官內一人必差文臣以爲恒式  
 ○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松骨山東北隅大昌山西洞距義州威化今音  
 同兩島三息餘程途道平易乃要衝之地請置體探人以備不虞從  
 之○己酉諭平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兵曹請置松骨山大昌山等  
 處體探人予已允之然開原遼東人民居處不遠採參圍獵布野常行  
 若體探人遇於無人之境或生意外之變是可慮也且體探本爲野人  
 也遼東之人但聞體探之名而不知其實則亦不可也如遇漢人必須  
 遠避毋得接語不得已相遇則禮以待之儻問來由答以採參勿露形  
 迹允體探各處並依此例嚴加戒諭○庚戌世子請 輝德殿行堊祭  
 ○以金何同知中樞院事初議請世子冠服 上謂領議政黃喜等曰  
 因聖節使兼行奏請恐有朝廷之議欲別遣使何如喜等曰 上教允當  
 若別遣使則無如金何我國與中國語音不相通非知漢語者不能道

選上意也何通曉漢訓可以任專對之責也但秩卑耳上即以何  
為奏聞使有是拜○辛亥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去六月日受教災傷田  
連五結以上者覈實啓聞減其租稅然必連五結已上然後方許踏驗  
免稅則一邑之內未滿五結處雖多未得免稅怨咨必興其些少災傷  
外全一田災傷者令勸農親審具報守令守令須即親審報于監司監  
司嚴加覈實置簿啓聞後遣朝官再檢免稅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  
啓別侍衛甲士捕賊別到強盜一名給三百竊盜一名三十又捉一虎  
者一百斫松木者亦依竊盜例施行給到之數已為過多數十人共捕  
一賊則勿論功之有無皆給別到故姦詐之徒聞有捕賊者則爭相請  
囑甚者當巡綽之日使其奴故斫松木執以告官濫得別到又如捉虎或  
稱一時先槍或稱一時先箭捕捉一虎五六人并得先箭先槍之到猥濫  
莫甚每番上六朔內入直巡綽講武及門外行幸侍衛之到多不過四  
五百而別到之數則至於五六千僥倖受職故謀避職事務得別到有  
違國家設立仕到勤慢考察之義大抵軍政貴於和協而大小軍士每  
因爭到自相詆毀視若仇敵尤為不當今後大小侍衛及入直巡綽赴  
防田獵武藝都試武經考講仕到外一應雜到並皆減除以杜冒濫而

其中不得已論賞者或特命除職或臨時賜物以勵其志從之○癸丑  
世子詣 英陵上食○甲寅令京畿觀察使推問揚州府使閔謹差役  
檜巖寺僧之故○乙卯賜 英陵守陵侍陵官秋節衣各一襲自是每  
節例賜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楮貨復立之時興用之策曲盡布置  
而各衙門官吏不願大體先毀國法使民間不得興用甚爲不可自今  
如前折納布貨等物者及不從自願強徵銅錢不用楮貨者令納者告  
于本曹啓聞論罪且外方楮貨出處無由興用爲難監司守令將官中  
不用故紙隨其多少逐年上送以京中各司所在楮貨量數分送民間  
從自願買賣使之播用令司憲府糾理從之○丁巳平安道觀察使啓  
本道今年禾穀不實民之受糶者三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九而各官  
留庫米糧只有三十四萬五千九百餘石乞依甲子年例以米豆十五萬  
石漕轉于三和之虎島以賑飢民明年種子亦爲可慮其稍實禾穀  
使田主不得收穫納于官倉以陳穀換給田稅還上亦收以穀爲明年  
之種且草食者須以鹽醫交食然後不至浮瘡以本道陳豆三千石及  
黃海京畿鹽八百石題給使之造醬以爲救荒之資赴防甲士防牌等  
月俸依前例給京倉以儲本道米穀下戶曹與政府同議○戊午

改司膳倉醬爲錄事(己未議政府據戶曹呈申咸吉道咸興以南南州郡禾穀不實救荒可慮限明年秋成興利行商一皆禁止從之○庚申領議政黃喜右贊成金宗瑞右參贊鄭甲孫議啓曰議者以爲令咸吉道南道失農人民賫布貨衣服等物就五鎮及吉州鏡城換穀納官受龍津鎮溟倉米豆則漕轉之弊除而貧民可以得食此說似可而實不可也安有貧民能將雜物赴遠路一一備納乎是必興利之人緣化僧徒罔冒貧民之名潛持玩好之物誑惑愚民換穀以納愚民不計將來盡行買賣而一仰賑救五鎮之穀纔入於官而還爲賑貸之資南道之民亦不得食而如舊受糶則似是惠民而無益於公私矣儻曰漕運爲難莫若換納之爲愈也則南道漕轉非唯此時而已如其糧糶不敷則後日漕轉不可不爲也豈以此而永除其弊乎五鎮農事豐稔不必汲汲漕轉則仍置鎮溟倉亦可也何煩換穀以資富人乎○辛酉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東宮及大君諸君心喪服色嘗以淺淡服受教今更詳定自祥至禫前著深漆灰色衣烏紗帽黑角帶自禮至再期著無揚赤色黑衣烏紗帽黑角帶祥後禫前服色百官同○平安道都節制朴以寧啓臣親承內旨密問野人往來漁獵之處夕老言泥城歧及所溫梁等

處距閭延府六息別浪浦小甕村草田等處距江界府滿浦口子五息  
榆坡多令等處距渭源郡四息所土里距理山郡央土里七息明干平  
距江界府高山里口子九息其漁獵之時則自三月至于五月又自七  
月至于十月人數多不過三十少不下十餘須遣體探六人的知漁獵  
之處與賊之多少然後三人因留覘賊去留三人即還報告乃遣褊裨  
三人各領精步卒三十人持弓矢及火砲防牌長刀乘其不意急進庶  
可掩捕馬兵山險不可用也或曰野人漁獵者率以二十餘人為群皆  
於鬱密處結幕每一幕三四人共處晝則遊獵夜則困睡積柴燃火賊  
之多少昭然可知若率兵犯夜潛襲可能捕獲臣妄謂步卒九十似若  
孤單不用馬兵亦不可也須以精騎五十繼後由直路而行同力掩捕  
庶乎便益論以寧曰卿所啓已具悉然卿賫去事目一款野人於我境  
隔遠處漁獵而我兵深入追捕則彼必有辭曲在於我甚不可也若密  
近我境則必須徵艾使之斂迹今所啓野人漁獵之處或四五息或六  
七息以至九息非唯與本國遙遠乃彼人常行之處不可引兵深入以  
起釁端卿何與事自相反而料事若此其舛乎若其漁獵之處與我境  
相距二三息而非彼人常行之處則非為漁獵也窺伺本國明矣體探



之人若見如此之賊而還報則是門庭之寇即如所啓發兵掩捕可也  
其漁獵之處與我境相距過三息而發兵掩捕是無名之舉甚不可也  
且山川險惡引兵深入其勝負亦未可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兵攻  
伐其可輕手攻捕之際若遇採參唐人戒勿犯但彼賊知我國人不犯  
唐人必詐爲唐人誘以致害卿其更加審度○壬戌遣判漢城府事李堅基如  
京師賀聖節同知中樞院事金何請世子冕服表曰臣竊惟上之於下要使  
言而無隱下之於上苟有懷則必達此天下之通義也竊念小國爰自  
箕子受封以來謹遵聲教雖在夷裔之陬得爲冠帶之俗逮至高麗恭  
愍王王顥欽遇大祖高皇帝詔開景運首先內附獲受九旒冕服下至  
陪臣亦賜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適降二等陪臣凡七等一等秩比中  
朝第三等賜以五梁冠服二等秩比中朝第四等四梁冠服三等以下  
以次適降至于臣 祖先臣 康獻王諱特荷 高皇帝眷遇之厚既  
許王爵仍賜國號至臣 父先臣 恭定王諱嗣世 太宗文皇帝賜以九  
旒冕服時朝廷議奏衮冕九章親王之服宜用珉玉爲圭樂玉爲佩特  
降聖旨旣賜九章冕服圭佩皆用玉其所以曲垂恩私者至矣永樂六  
年間臣兄禔以世子赴京朝見蒙賜五梁冠服及至臣身宣德三年十

月日 宣宗章皇帝賜臣世子諱六梁冠五年正月日賜臣世子諱朝

服玉佩玉帶是年五月日賜臣以親御條環寶帶正統三年八月日又

蒙 陛下賜臣遠遊冠絳紗袍玉圭九年二月日又賜臣九旒冕服玉

圭及翼善冠袞龍袍玉帶欽惟 高皇帝以來不以外國之陋而視同

中國不以藩王之疎而秩比親王故自 祖父皆荷 列聖之寵命至

于微臣錫與便蕃并及弱息其撫綏之恩盡矣臣之嗣守弊封殆將三

紀雖切圖報之誠未効縣毫之補復有何望仰煩 天聽乎但惟小邦

自高麗仁孝王王徽世子勲明孝王王顯世子侯俱受袞冕之服於遼

用以世傳彼雖非受賜於中國然國人之耳目聞見已熟今臣世子諱

特蒙皇恩為國儲貳既任監撫之權陪臣固有臣道而冠服之制相同

一國臣民罔不悅然咸願敷奏謹稽聖朝諸司職掌之書乃載親王世

子七旒冕服之制臣雖在要荒之地欲昭尊卑之念常切于中思達冕

旒而不敢自擬親王臣聶嚮遲回者有年于茲矣今遇 皇帝陛下仁推

一視化隆無外累賜親王之服殊恩異澤雖天地之愛物父母之保子

無以踰焉臣於此時徒以華夷之分而引嫌不陳則是不以天地父母

望 陛下而自外於一視之仁無外之化也况臣年齒已衰而猶且含

嘿則據抱之日無期矣此臣所以冒昧敢陳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皇帝  
陛下恕臣無已之請諒臣由衷之懇特降俞音澳需殊尤之澤遂令僻  
陋之區儀文等威亦得粲然有序則豈惟微臣歡欣感悅於一時而已哉  
臣之子子孫孫亦被寵光於永世矣伏惟 皇帝陛下矜察焉初 上命  
集賢殿直提學李季向等撰表仍曰遼賜高麗世子冕服古事并載之令  
春秋館考之不得 上曰昔尹淮親爲予言之今尚不忘淮豈妄言乎更  
令考之乃載在實錄而於新撰史逸之也○甲子知中樞院事李思儉卒  
思儉陽城人開城留後沃之子乙酉中武科遂拜同直戊子讓寧大君  
禋以世子朝京師思儉從行頗見親重一日語及女色思儉正色以對由是  
浸疎之 上之在潛邸也 太宗命思儉從之累遷至上護軍罷居平山歲  
已亥倭賊標掠黃海之境 太宗特召爲助戰節制使遇賊不戰賊走  
津丁未以進獻海青到遼東鷹死思儉將死鷹至京拜泣闕下 帝  
曰人之將死尚不能醫况禽獸乎朕不咎汝母恐思儉對曰臣之泣非  
有他也但恨未能全我王之忠誠耳 帝嘉之賜將軍帽己酉拜左軍僉  
制尋爲慶尚左道處置使甲寅授中樞院副使丁巳又爲慶尚左道都節  
制使甲子拜工曹叅判乙丑知中樞院事至是卒輟朝一日吊賻致祭如

儀盜恭昭執事堅固恭容儀恭美昭思儉美鬚髯性寬厚奉職不懈一  
子徽○乙丑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右參贊鄭奉  
密議事中使曰史官避去史官鄭臣碩因中使啓曰臣職掌記事不得不  
聞若例於他人使不得聞恐不可也 上曰若言避之避之亦宜○九月丙  
寅朔世子詣 輝德殿行朔祭○平安道順安縣民李成妻一產二男  
一女賜米豆五石○丁卯護軍崔濡上書曰吉州西北境與東良北野人  
居處相近而無城郭人民八百餘戶布野而居况今凡察由東良北至  
蒲州江居焉若黠賊以羸兵現形於五鎮而以精卒直趨吉州一日之  
內八寇而還則後悔無益上頃吉州西北口子依會寧茂山堡例置萬  
戶以本官正軍及衙前雜色軍戍禦以備不虞下兵曹議之○戊辰司憲府  
請遣行臺于京畿承政院啓今年農事不實民力不裕行臺發遣應行  
故事徒為騷擾勿遣可也從之○庚午平安道江界府民金連告承政院  
曰嘗與里人到咏乙獻等處見一石塔從而尋之有人家二百餘戶其服  
色言語與本國之人無異其中一家有稱卓家或稱卓宰臣我等寄宿此  
家適端午設宴卓坐於上其里雜人坐於下且居民結網獲獐釀黍為酒  
酒肉甚多留六日乃還卓謂我等曰此處狂妄之人多在慎勿出遊○

傳旨承政院 太宗時席緣皆用木繇布近用縣紬甚爲不可今後一禁  
○戶曹啓黃海道失農民多流移及至天寒凍餒可慮乞於大小要路量  
作假家以處之仍給米糧以救恤從之○司憲府申同福縣監河網地  
奸部民妻恣行淫欲聚斂米布終無去處及被推劾逃還于京姦貪莫  
甚乞傳驛下送令其道嚴加鞫問從之網地弟集賢殿校理緯地奉常  
直長紀地俱辭職隨去親執枷鎖出入訟庭幾至一年時論多之○辛  
未以李堅基知中樞院事尹炯判漢城府事許詡禮曹祭判閔伸趙惠  
漢城府尹李師孟趙傳並僉知中樞院事申自謹知兵曹事鄭之澹知  
司諫院事○議政府據戶曹呈申江原道麥種一千一百四十三石題  
給從之○壬申傳旨禮曹進獻布廣大典定爲七寸或半寸加減者亦  
許收納今濟用監官吏不加詳察廣不准者頗多納之自今慎勿如是  
○諭平安道都觀察使江界民金連來言江界有新地然不可起軍搜  
捕但遣司正崔訥體探之隱匿之民果多而猝入其中則恐或生變慎  
勿漏洩若附籍之民則可入歸親見隱漏之戶則登山望見其道路遠  
近居民多少窺度以來○司憲府啓典農直長尹訥當國喪潛奸向化  
野人之妻見執於奸夫曹柔九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然

此輩敗亂綱常情犯尤重只依本律治罪則無所懲艾漸不可長訥杖  
一百全家入居五鎮禁錮終身柔杖九十從之○癸酉喪入吳靖上言  
曰臣於甲子七月丁父憂十二月重遭養母之喪去七月父喪大祥已  
過而養母義服未除今當禫月臣以獨子爲因義服遽廢禫禮於義未  
便又在衰經釋服行祭亦爲未安是雖私事實關風教參酌古典以定  
通規下禮曹議之○江原道觀察使李審啓今年久雨害穀民失農業  
道內國庫米穀除國用只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石而人口揔十二  
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名不足以救荒請移京畿忠清慶尚道附近州縣  
米十一萬石賑恤下戶曹與政府議之議啓曰一道州縣不必皆失農  
也而予曾分揀揔計一道人民之數以請宜遣知印審驗然後更議施  
行從之○甲戌世子上食于英陵入幕次遍嘗物膳嗚咽不自勝○  
上護軍尹仁甫上書曰臣奉使嘗至對馬島酋長宗貞盛及部民皆曰  
衣食專蒙上德身在日本之地兩心與貴國之民無異也舉島之  
人爭持魚酒來慰其感上德至矣博多人心亦然一歧及上下松浦等  
處亦多向慕之人至于大內持世教弘相傳言我系出貴國迎送館待悉  
從本國之禮極厚且云自今連歲馳使納款以達微情去年春亦披誠

進香不可無息恤之命上松浦鴨打呼子等於被虜人及賊人刷出之時不無功焉亦不可無息命也一歧及上下松浦皆盜賊淵藪因其向慕之時加之以息使之心誠歸附實爲便益况沿海各浦船軍安枕無事自今隔三四年各處酋長處因事遣使撫綏之則船軍亦自然慣熟矣且癸亥年國家欲遣使慰日本新王因其國使光嚴之言而不行去年秋又以其使正祐之說未果報聘臣竊謂通信回禮古今通禮不可廢也其進香之時雖有未盡之禮然其國俗專事神佛小知禮法何足責乎雖有中路戰爭之說其於我國使命往來固無患焉今其國王年已長成必重交隣之禮特遣使交好以示信義又琉球國昔年遣使來朝厥後無回禮三島之人及博多人云朝鮮國被虜人在琉球國而欲還本土者多矣臣竊惟交隣之義古今所重且其習俗風土亦不可不審幸無事之時通信交好仍使刷還被虜人又各浦兵船皆用木石木石體大而實輕不能即止水底又不能深接泥石之地雖至四五放石亦難停船且唐倭船皆織蒿草爲帆柔韌完久而風浪不泄本國之船則專用茅草易以破毀自今依唐倭船例石用正鐵席用蒿草庶爲便益又日本三島之人不事農業以盜竊爲生乍服乍叛者多今雖無事

亦不可不慮自今預擇朝臣文武兼全二三人或遣使彼土或接待彼人常令審其人心察其險夷專管其事下政府禮曹同議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采曰九州等處兵難未息遣使爲難若對馬州則可以使人然無故使人亦不可且以擒賊爲辭歲月已久又無可賞之事而賫幣帛汎食而往則恐彼反生疑貳之心徐觀後日之勢更議施行禮曹判書鄭麟趾察判許詡曰高麗之季三島倭奴作耗之患不可勝言至我朝始歸附是雖國勢之強有以服之亦緣累朝文德之致近年倭賊及被擄本國人搜索解送誠古今罕聞仁甫之言實爲有理大內殿戰爭未息徐觀其勢使人可也宗貞盛則國喪制盡後使如仁甫者賚酒饌賜宴慰賞彼亦以爲稀世之榮命國喪後更啓○乙亥世子詣 輝德殿上食○綏祿大夫李伯剛上書曰臣先父臣居易遭時屯否且自知不才退居鄉曲若將終身幸遇景運特蒙太祖簡拔得受江界等處管軍萬戶又拜諫官之長轉至漢城府尹尋爲江北節制之任臣父深感知遇之恩竭其補益之力 太祖嘉其勞績於洪武二十八年特賜元從功臣且降公主于臣兄臣受至三十一年恭靖大王又賜定社功臣之號逮我 太宗即位之初俾長廊廟又賜



佐命功臣其教書曰惟我 太上至明於得人擢之閑曠之中授以中  
外之任隨其所在職無不舉 太上王益以重之策以元從功臣釐降公  
主配 親男聯姻王室寵春日隆當成寅歲梓姦窺利敢挾幼孽圖我  
正嫡卿父子戮力勤定使 宗社再安可謂社稷之臣矣予亦重之又  
以親女配卿四男卿於王室義則君臣親為婚媾休戚與同安危所倚  
實非他人之比也頃者權臣朴苞逞其邪謀離間骨肉稱兵向闕禍在  
不測而卿明見事機奮義決策卒定禍難人倫將變而再叙 宗社幾危而  
復安致有今日皆卿之力褒獎如此且臣兄臣愛再參山河之誓 祖  
宗寵遇之隆至矣父為首相而兩子為駙馬一家之榮冠於今古聖恩之  
大同於天地雖至糜粉難酬萬一臣父雖愚其敢有二以背天地之  
洪私以就滅亡之禍乎絕無他念昭然可知天日照臨臣敢誣哉但盛  
滿招損天道之常故歲在甲申漢山府院君趙英茂構臣父以言語之  
失臣父與英茂相語之際傍無他人無有左驗竟不得下其時朝臣請  
加重譴者只緣臣家寵極且臣父臣兄性本慇愚為不附一二重臣之  
致然耳尚賴我 太宗明並日月洞照臣父之心不從朝臣之請只貶  
鎮川俾全性命乾坤再造之恩極矣臣父在貶九年之間累受賜米自

餘錫賚之便著反居在朝勲舊之右矣其後罪人職牒並皆燒毀臣父  
職牒特命勿燒當臣父之在殯也 殿下以潛邸扈從南行乃與孝寧

大君親臨喪次優賜葬具臣父於生死蒙恩既極結草難報雖使死者  
有知臣父則更無餘望焉第臣念之盛朝之制二品以上追贈三代而臣與  
臣兄位極崇品臣兄伯寬伯臣臣弟伯保皆蒙召用亦至三品而臣父  
則無爵臣竊聞焉臣自十九歲以至今日凡諸衣服飲食與夫輿馬器  
用恒蒙恩賜聖澤渾身雖父母之愛嬰兒不足為比常自惕厲以踰分  
為懼今又敢陳危懇心悉惶悚然臣又念臣父與祖俱年六十有五而  
亡臣兄弟亦皆早逝臣今六十有六且疾病纏身死亡無日身死之後無由  
上達故敢以平昔之所懷以瀆 天聰伏望恩 太宗勿燒之命念臣  
兄微碎之勞依國家封贈之例追賜臣父之職以遂微臣顯親之至情則  
豈惟微臣感激於一心而已哉臣父臣兄九泉之靈亦且感泣於冥冥  
之中矣伏惟 殿下俯察矜閔焉不報○丙子傳旨戶曹前此各殿各  
宮衣纏紵布用十五十四十三升自今改用十二升○以國喪停春秋  
等文臣賦詩及武藝都試○戊寅戶曹申黃海道雜穀種以國庫米豆  
二千石回換題給其有畜積者令納穀于官以忠清全羅道水邊各官

米豆計給 從之○己卯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平壤府管知印四十人  
內二人府知印四十人內二人每式年一都目一人去官咸興府則本  
無知印但營知印四十人每式年一都目一人去官兩界營知印額數  
相同而去官各異未便咸興府知印依平壤府例每式年一都二人去  
官 從之○庚辰唐人押解官金有禮在遼東遣人馳啓曰王都御史  
曹拯兵官奉聖旨已於海西野人處刷出茂昌被虜人口將送還 上  
喜賜來人衣一領○辛巳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漕轉船所載石數不  
曾詳定故船主不計船之大小多載米穀暫遇風浪易致敗沒請自今  
長五十尺廣十尺三寸以上爲大船載米二百五十石長四十六尺廣  
九尺以上爲中船載二百石長四十一尺廣八尺以上爲小船載一百  
三十石以爲恒式若數外加載者并官吏論罪 從之○壬午諭咸吉  
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今聞野人都萬戶大秋郎介等請兵於野郎起  
羅野人欲寇慶興等處約云隱於山谷窺伺邊將出獵乘虛猝入則虜  
掠無難此言似乎有理防禦諸事不輕布置且賊謀雖測分兵突入衝  
東擊西亦可慮也卿等謹慎毋或違誤又下諭于平安道都節制使此  
賊性本姦猾咸吉道防禦牢固不得乘間則恐或經入其道邊鎮防戍

益加戒飭無墮其術○癸未議政府六曹詣特御所賀刷還茂昌被擄  
人口○甲申以躋爲玉山君伯規花林君○乙酉議政府據兵曹呈啓  
諸處監役官吏不察役人勤慢不日之役至于數十日或終年不就防  
牌則欲受日料淹延不畢虛費國廩今自都城脩築及一應工役工曹  
與本曹同議依古人量功命日之法以工役輕重用軍幾名幾日畢役  
酌量定數啓達赴役發遣郎廳計日量功其中功役陵夷者令攸司推  
考論罪以爲恒式 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平安咸吉道居人從  
自願納穀其道以下三道州郡國庫米穀換給 從之○日本國筑  
州宗金遣人來獻土物○丙戌同知中樞院事洪珣卒命致吊致賻○  
丁亥司憲府啓利川府使李好文性本淫縱不顧名節招致隣官妓恣  
行淫欲猶爲不足媒求隣邑處女致之公舍白晝戲狎反受陵辱略無  
羞愧又奸官婢盜用米豆之事已露而終不承服若以事在赦前不罪  
則惡無所懲乞令罷黜奪考身 從之○庚寅 上謂承政院曰今年  
豐歉與去年何如且京中市價幾何都承旨黃守身啓曰今年視去年  
稍稔然未可謂之豐市價則縣布一匹直米五六斗○議政府據禮曹  
呈啓朝觀會同事莫大焉言語進退之節處事得失之機專在通事而

近年徒以往來年月以近差遣故一時所遣者或皆新進或皆庸劣實  
爲未便令司譯院提調將本院出身者第其上中下三等啓聞置簿每  
當入朝以上等者爲通事中等者爲押馬押物下等者爲打角夫兼考往  
來日月以近差定中下等人所業日進則臨時啓聞以次而上 從之

○壬辰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請以新營造尺更定斛斗升合體制斛容  
二十斗者長二尺廣一尺一寸二分深一尺七寸五分積三千九百二十寸  
容十五斗者長二尺廣一尺深一尺四寸七分積二千九百四十寸斗  
長七寸廣七寸深四寸積一百九十六寸升長四寸九分廣二寸深二  
寸積十九寸六分合長二寸廣七分深一寸四分積一十九分六厘從  
之○司憲府啓趙壽山爲洪州牧使奸州妓小睢鳩生子請收告身永不  
叙用 上以經赦只收告身小睢鳩壽山妻弟朴從愚所嘗私者○甲

午以成勝爲中樞院副使李明晨仁壽府尹成溥僉知中樞院事溥

太宗潛邸同榜故特授之時年八十八○命加山陵國葬殯殿都監官  
吏資一級錄事令史仕滿者去官未滿者給到工匠各以仕日多少賞職

賜米有差 輝德殿 英陵丁字閣監役官亦皆加資○司憲府啓陵室監  
役官未能及期營造至下 玄宮築土於陵上實爲痛心既不推劾反加賞

職未便 上曰大事何可欲速以致後悔予已商量為之其勿復言○是月  
 訓民正音成御製曰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  
 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為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易習  
 便於日用耳 一牙音如君字初發聲並書如蚪字初發聲 一牙音如快字  
 初發聲 一牙音如萊字初發聲 一舌音如斗字初發聲並書如覃字初發  
 聲 一舌音吞字初發聲 一舌音如那字初發聲 一唇音如警字初發聲  
 並書如步字初發聲 一唇音如漂字初發聲 一唇音如彌字初發聲 一齒  
 音如即字初發聲並書如慈字初發聲 一齒音如侵字初發聲 一齒音如  
 成字初發聲並書如邪字初發聲 一喉音如挹字初發聲 一喉音如虛字  
 初發聲並書如洪字初發聲 一喉音如欲字初發聲 一舌音如閭字初  
 發聲 一齒音如穰字初發聲 一舌音如吞字中聲 一如即字中聲 一如侵字中  
 聲 一如洪字中聲 一如覃字中聲 一如君字中聲 一如業字中聲 一如欲  
 字中聲 一如穰字中聲 一如成字中聲 一如警字中聲 一如警字中聲 一  
 連書唇音之下則為唇輕音初聲合用則並書終聲同 一上 一上 附書初聲之  
 下 一上 一上 附書於右 九字必合而成音左加一點則去聲 二則上聲 無則平  
 聲入聲加點同而促急禮曹判書鄭麟趾序曰有天地自然之聲則必有天

地自然之文所以古人因聲制字以通萬物之情以載三才之道而後世不能易也然四方風土區別聲氣亦隨而異焉蓋外國之語有其聲而無其字假中國之字以通其用是猶柄鑿之鉏鋤也豈能達而無礙乎要皆各隨所處而安不可強之使同也吾東方禮樂文物侔擬華夏但方言俚語不與之同學書者患其旨趣之難曉治獄者病其曲折之難通音新羅薛聰始作吏讀官府民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澁或窒非但鄙陋無稽而已至於言語之間則不能達其萬一焉癸亥冬我

殿下創制正音二十八字略揭例義以示之名曰訓民正音象形而字倣古篆因聲而音叶七調三極之義二氣之妙莫不該括以二十八字而轉換無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而會愚者可浹旬而學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聽訟可以得其情字韻則清濁之能卜樂歌則律呂之克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往而不達雖風聲鶴唳雞鳴狗吠皆可得而書矣遂命詳加解釋以喻諸人於是臣與集賢殿應教崔恒副校理朴彭年申叔舟修撰成三問敦寧注簿姜希顏行集賢殿副修撰李塏李善老等謹作諸解及例以叙其梗槩庶使觀者不師而自悟若其淵源精義之妙則非臣等之所能發揮也恭惟我 殿下天縱之聖

制度施爲超越百王正音之作無所祖述而成於自然豈以其至理之  
無所不在而非人爲之私也夫東方有國不爲不久而開物成務之大  
智蓋有待於今日也歟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三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四

冬十月乙未朔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輝德殿期年內朔望祭及有名日

別祭 王世子行禮儀前享二日詹事院請齋戒一日獻官請執事及

從官應從升者致齋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官及諸衛之屬守衛殿

門者各清齋一宿前一日殿司率其屬掃除殿之內外 王世子具白

衣烏紗帽黑角帶白靴出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引

王世子權執齋室侍衛如常執禮設王世子位於東廊西向設亞獻官

終獻官位於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設內大君諸君陪祭位於

神門之東南廊西上北向設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

察位於其西書吏陪後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謂者贊者贊引在南差

退俱西向北上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

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親每品班頭別設位大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

北向書吏各陪其後享日未行事前宮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

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有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

具設尊於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享日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宮

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前二刻宗親及百官

具衰服皆就門外位前一刻亞終獻官及諸執事具衰服盥帨皆就殿

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

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

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凡執禮有辭贊者皆傳唱監察以下鞠躬四拜

興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謁

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宮闈令開匱奉出虞主設於座覆以青等

巾設几於後副知通禮進齊室前跪贊請行禮王世子具衰服盥帨訖

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西向立從官翊衛從入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

請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鞠躬四拜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

同贊者亦唱先拜者不拜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從官翊衛從升詣尊所西向立

執尊者酌酒從官以盞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

贊請跪從官一人奉香合跪進從官一人奉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

三上香從官奠爐于案進者在東西向奠爐在東西向進盞奠盞准此從官奉盞跪進副知通

禮贊請執盞獻盞以盞授從官奠于靈座前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

少退北向跪大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副知通禮贊請俯伏

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

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亞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謂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謂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鞠躬四拜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副知通禮跪白禮畢引王世子還齋室釋衰服侍衛如常謂者引亞終獻官出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百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宮闈令納虞主如儀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率其屬徹禮饌大祝捧祝飯瘞於坎王世子乘輦還宮如來儀大君諸君行禮儀獻官諸執事致齋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官及守衛殿門者各清齋一宿前一日殿司率其屬掃除殿之內外執禮設初獻官亞終獻官位於東廊近南西向北上設內大君諸君陪祭位於神門之東南廊西上設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察位於其西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謂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又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

首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享日未行事前官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率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享日丑前五刻官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前二刻宗親及百官具衰服皆就門外位前一刻初獻官以下及諸執事具衰服盥洗皆就殿門外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向北西上四拜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官闈令開匱捧出虞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於後謂者引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初獻官以下及宗親百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謂者引初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初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二人捧香合執事者一人捧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以盞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謂者贊俯伏興少退北向跪大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謂

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謂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  
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亞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  
跪執事者以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靈座  
前謂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謂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  
降復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初獻官以下及宗親百官鞠躬四拜  
興平身謂者引初獻官以下出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百官以次出  
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  
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宮闈令納虞主  
如儀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  
徹禮饌大祝捧祝版瘞於坎○築慶尚道東萊縣城○丙申給京畿黃  
豆一千石江原道六百四十石盞四百八十石令造醬救荒○丁酉世  
子行冬享于輝德殿輝德殿期年內四時大享及臘王世子行禮儀前  
享四日詹事院請齋戒三日獻官諸執事及從官應從升者并致齋二  
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官及諸衛之屬守衛殿門者各清  
齋一宿前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王世子具白衣烏紗帽黑  
角帶白靴出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引王世子權就

齊室侍衛如常執禮設 王世子位於東廊西向設亞獻官終獻官位於

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設內大君諸君陪祭位於神門之東南

廊北向西上設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察位於其西

書吏陪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謂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西向

北上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

相對為首設監察位二於文武官後北向享日未行事前官闈令整拂

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陳幣篚於尊所設

香合香爐并燭於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春夏雞

彝一實明水鳥彝一實爵犧尊二一實明水象尊二一實明水為三行第一

行為妻鳥尊第二行秋冬及臘學彝一實明水黃彝一實爵著尊二一實明水

禮齊壺尊二一實明水為三行第一行尊第二行壺尊第三行皆加勺為北向西

上九尊實明水設瓚盤一於尊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在西有槃

盥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亞終獻洗又於

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盥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又實以爵設諸

執事盥洗於亞終獻洗東南北向享日丑前五刻官闈令整拂靈幄典祀

官殿司各師其屬入實具饌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宗

官殿司各師其屬入實具饌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宗

親及百官具表服皆就門外位前一刻亞終獻官及諸執事具衰服皆就殿門外執禮率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大祝官闈令祝史齋郎入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謁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官闈令闈捧出虞主設於座覆以青帟巾設几於後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瓚拭瓚洗爵拭爵置於篚捧請尊所置於坫上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行禮王世子具衰服出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西向立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鞠躬四拜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引王世子詣盥洗位北向立翊衛一人跪取匭與沃水翊衛一人跪取槃承水王世子盥手翊衛跪取巾於篚以進王世子悅手訖翊衛受巾奠於篚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鬱鬯從官以瓚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詭從官一人捧香合跪進從官一人捧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從官奠爐于案從官以瓚跪

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從官從官受以授大祝從官一

人以幣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幣獻幣以幣授從官奠于靈座前進九

善進贊進幣皆在東西向奠爐受贊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引降

復位少頃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

酌醴齋從官以爵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

跪從官以爵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爵獻爵以爵授從官奠于靈座前

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小退北向跪大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

訖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

向立盥手祝手訖謁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

罍酌盞齋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亞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

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

謁者贊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

復位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平身王世子鞠躬四拜

與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跪白禮畢引王世子還齋

室釋裘服侍衛如常謁者引亞終獻官出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百

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贊者



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宮闈  
 令納虞主如儀執禮帥贊者謁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同  
 各率其屬徹禮饌大祝捧祝幣瘞於坎王世子乘輦還宮如來儀大君  
 諸君行禮儀獻官詣執事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  
 官及守衛殿門者各清齋一日前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内外執  
 禮設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位於東廊近南西向北上設內大君諸君  
 陪祭位於神門之東南廊北向西上設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  
 向東上監察位於其西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謁者贊者贊引在  
 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  
 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享日未行事  
 前宮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率其屬入奠祝板於靈座之右陳  
 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  
 戶外之左香夏雞彝一實明水鳥彝一實鬱犧尊二實明水象尊二實  
明水一為二行第一行為鳥彝第二為犧尊二實明水象尊二實  
實盞齊為三行行犧尊第三行象尊為三行第一行犧尊第二行象尊第三行象尊  
實鬱著尊二實明水壺尊二實明水為三行第一行犧尊第二行象尊第三行象尊  
 加勺簋北向西上几尊實明水為上設瓚槃一於尊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

向盥洗在東 疊在洗東加勺 籬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若爵洗之籬則又

設諸執事盥洗於獻官洗東南北向享日丑前五刻宮闈令整拂靈幄典祀

官殿司各率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

宗親及百官具裘服皆就門外前一刻亞終獻官及諸執事具裘服皆就

殿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

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

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

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洗位盥執訖各就位奉禮郎分

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宮闈令開匱捧出虞主設於座覆以青傘巾設

几於後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瓚拭瓚洗爵拭爵置於籬捧詣尊所置於

坵上謁者引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

四拜興平身初獻官以下及宗親百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謁者進初獻官

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謁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

手執手訖引初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鬱鬯執

事者以瓚受酒謁者引初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一人

捧香合執事者一人捧香爐謁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者

者以瓚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執事者大祝以幣篚授初獻官初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謁者引初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簋酌醴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初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悅手訖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簋酌盞齋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亞獻官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初獻官以下及宗親百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謁者引初獻官以下出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百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官闈令納虞主如儀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大祝

捧祝幣瘞於坎○戊戌雷雨○江原道觀察使李審上書曰臣孤根  
單葉筦筦子立朝無族親朋友之扶掖者但蒙 聖上卯翼之恩屢經華  
秩以至特受方面之寄臣非草木敢不知感到界以來身雖在外心馳  
闕門安敢頃刻而忘于懷但臣性本昏愚又無學識既乏辦事之才不  
知時措之宜故欲轉粟救民則見疑於都堂至使宣差點視此非臣之  
本心才有所不逮慮有所不周耳醜面一方食不下咽待罪朝夕仰望  
北闕方寸所懷可勝道哉但恃 聖恩耳此道連年失農民生艱苦豈  
無人民之餓莩牛馬之斃死者乎人言今年失農倍於往歲臣雖不見  
往歲之事據今所見可爲長太息也此道救荒之難倍於他道漕運之  
不通道路之險阻人民之以困穀粟之罕少亦非他道之比也歲在甲  
子京畿之民失農至使大臣巡檢而漕運使民僅得免死臣在畎畝眼  
所見也以京畿漕運之四通道路之坦夷國家之致慮至矣而猶如此  
况以此道道路之險阻漕運之不通人民之飢困牛馬之瘦弱點親往  
復之間淹逾旬月冰凍雪深則雖有穀粟將何以致之恐有噬臍無及  
之患矣今者都堂責臣不歷輿幾戶失農幾戶不失農但據一道人  
民搃數而計口磨鍊然臣之不能歷舉某郡幾戶失農幾戶不失農

者是乃臣之不逮非民之罪也欲立視其死則恐陷於罪罟欲致其事則非臣之本心也欲驅馬如京許于闕門則身拘方面未遂所懷肝望宸極幾何日耶將拜書涕泣不知所言下議政府○右叅贊鄭甲孫將政府僉議啓曰佛氏訛妄上所灼見前朝之季佛法大盛及我太祖始斥去之然猶未盡革也太宗盡收寺社奴婢田地佛法汰之幾盡殿下尤加沙汰前此士夫庶人親死則飯佛齋僧無所不至乃命攸司皆令立廟奉祀庶人雖不立廟亦皆立神主以祀之臣等以為佛法庶幾熄矣曩者中宮不豫作佛事于宮中遂以金銀寫經至於燈籠亦飾以金銀珠玉又聞果川等處創建大寺今又以轉經將作佛事于大慈菴夫宮中佛事以迫切至情未暇言之至於轉經既一為之願停此舉上曰宮中佛事此是精勤精勤自古而然非始於予昔太宗為誠寧寫經及燈籠用黃金二錠其時未知鑿造珠玉之術故燈籠亦用金也今則燈籠用燔造珠玉唯寫經用金耳然亦幾何且大君等為王妃為之故予不能禁是則予之過也甲孫曰今上崇信佛法下民皆以為君王尚且如此爭慕效之滋蔓不可制也上雖以為大君等所為然國人皆指於上豈知大君之所為乎上命首陽大君詰責

之曰吾君不能謂之賊當初寫經時三作佛事計已定矣今事欲垂成乃言其不可何阿曲至此乎今此之言卿獨來啓乎抑僉議乎甲孫曰僉議以啓矣上曰右議政曲矣初既贊成之退有後言此雖小臣不爲之豈大臣之所爲哉今燈籠等物既已成矣將焚之乎抑且已乎卿其區處之甲孫曰若以已成之物不可壞也則但置之佛前如白珠玉可惜不可空棄則壞燈籠而取珠玉焚不焚只在但願停佛事而已上曰今焚燈籠則當焚經及大慈菴盡人其僧而後可矣何以處之甲孫曰經已成矣大慈菴祖宗所建豈遽火之耶且僧徒還俗佛法興廢自有其數不可猝變上曰懸燈籠於佛前又不壞經只停佛事於予之德有何所加甲孫曰欲作佛事從臣等之請停之斯爲美矣上曰卿以經與燈籠皆不欲壞之而獨請停佛事所謂枉尺直尋也甲孫曰臣所啓固非枉尺直尋也上以經與燈籠不欲壞之故臣承上旨不忍斥言如此云耳臣若以寫經與燈籠爲是而贊成之以佛事爲非而諫止則上教固然矣上曰予嘗引唐太宗爲長孫皇后令高宗創寺故事欲使大君爲王妃成佛經何如以示意向大臣皆以爲可故從之既與君上密議退而相與非議似若不知歸咎

於子豈大臣之道乎昔議欲錄籍僧徒諸大臣皆以爲僧人固非麋鹿不可如此遂寢之其後反歸咎於子請禁僧出入京城予既好佛之君卿等皆棄而忘之然予不以異端之事而咎卿等其知之○已亥先是世子於書筵講絲綸要集以王后喪停講至是始御書筵欲復講左輔德金汝右輔德李季向左弼善魚孝瞻左正字李尚等申曰古人居喪請喪禮請於期年內姑停要集講禮記東官曰上問看何書我啓以絲綸要集上曰是好書也以是欲講之今爾等所言是嘗讀禮祀○議政府請停佛事仍謝前日失言之罪上曰君臣之間猶元首股肱必相須相濟予有過舉大臣諫責理所當然予何憚而不從然已寫經文不可虛棄如不披覽是乃棄前功而無益之甚也予命寫經今已六七朔若以爲非宜當預防而止之不宜事已成而後諫止也若知誕妄何不早請皆人其人火其書永絕根株乎且果川創寺予問諸東官對曰不知安平曰撫安君夫人爲亡夫建寺於墳側予始知之然此情可矜恤縱使早知了必難禁此寺之建已三年乃至今日因我之事而諫之無乃不可乎右議政河演知上銳意爲之依違其間良以不言徐曰初上問於臣曰爲王妃成經何如曰不可又曰東官及諸大君成之

何如臣亦以爲不可然今佛經已成何不披覽但連年失農調度不給  
未可大張佛事如不得已暫設爲便右贊成金宗瑞曰臣爵位已極  
聖恩至重復有何望非敢誇大言語要譽釣名也但以老臣置諸左右  
目見不義不忍舍默爲煩睿鑑耳惟在上斟酌行之左參贊鄭萃同演  
議右參贊鄭甲孫曰臣之所極已陳於前無復餘蘊更有何言上曰  
予欲會僧三四十此極簡略不爲則已爲之何更減乎雖減僧數於予  
之德有何彰乎且孰謂大臣能諫而止之乎其勿復言○左副承旨李  
思哲啓死獄 上曰予以佛事齋戒待後日以啓○庚子遣戶曹參判  
安止如京師賀正○司憲掌令康晉啓拜表時主錢穀器皿官吏因佛  
事不參朝列始知將設佛事於大慈菴今年水旱蟲蝗災變荐至禾穀  
未稔百姓嗷嗷待哺而飯佛齋僧非徒無益且非其時也若有益於  
國家則雖害及於民臣等何敢請停以瀆天聰徵諸往事則事佛  
無益昭昭可見請停之 上曰前日政府之言予猶不敢聽若等之請何  
敢從也晉更啓曰大抵天下之道有二焉是與非而已此事之非臣雖未達  
往古來今孰不知之况中宮未寧之時上下至誠祈禱終未獲應  
此亦事佛無益之大驗也 殿下事佛之舉臣等曾不意也乃於今日



崇信至此臣切憾焉 上曰當今大小臣僚皆賢而能行正道予獨崇信佛法且予所為之事有愧於心無辭以荅耳晉復請 上曰是非之間所言順則然矣曲意巧飾之辭予不樂聞○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咸興以南各驛人馬勞苦倍於北道自咸興至鏡城輸誠驛使客來往只一路輸誠以北則富居會寧分爲二路以此南北各驛路勞逸頓殊輸城以南驛吏等避重就輕陸續投屬五鎮乞今年爲始自他道逃入者外南道驛吏並令刷還從之○議政府啓烽燧之法關係邊警利害不小故歷代之制率以謹烽火爲重國家參酌歷代之法載在令甲續典所載其法至爲詳密第因邊方官吏檢舉不嚴馴致陵夷遂使緊關邊報中廢不至誠爲不當近日野人寇茂昌之時可知其失也救弊之策不可不周各道沿邊烟臺一所定烽火軍十名監考二名分爲上下番腹裏諸烽堆定烽火軍每一所六名監考二名亦分二番晝夜恒在看望依已成之法晝烟夜火以達于京而各道水陸烽火相准來路令兵曹某處烽火准某處烽火并山名息數水陸分揀置簿兵曹承政院議政府烽火所在各官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營各藏一件以憑後考觀察使節制使所管各處差人擲簡如或闕點初犯答五十再

犯杖八十三犯杖一百不能考察官吏初犯笞五十再犯加一等罪至杖一百罷職若以老弱殘疾不堪其任者私自代替人依大明律守禦軍人僱人冒名代替者各減二等條替身杖六十收籍充軍正身杖八十依舊充軍其子孫弟姪同居親屬奉足人內能堪其任者自願代替則聽許常時晝烟夜火若前烽不准則依唐律即時往告于次烽火所在官辭緣推考移文兵曹其烟火不准之軍有變時則依律文凡飛報軍情隱匿不速奏聞者杖一百條決罪無事時則以違令論罪若烽燧不謹未及整兵以致陷敗戶口軍人城守者當該烽火軍依律文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斬若被賊侵入境內侵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條論置京外罪人犯徒者隨即不拘烽火元額定送供役役滿放遣京城南山烽火五所看望軍在前十五名今加五名分爲上下番每一所定二名入直五員依警守上直例烽火在處輪次晝夜入直軍人到未到及看望勤慢考察依六典每日事變有無開寫呈兵曹兵曹又依前檢舉考察且沿邊烟臺造築之式與腹裏烽火排設之制及監考軍人給到賞職勸勵完護之條令主將兵曹磨鍊施行前此烽燧之法一至陵夷專是慢令所致今雖如此立法奉

行官吏東之高閣不即曉諭遂使愚民不知法律遽陷罪辜不可不慮  
上項各條於監考軍人處備細開諭使不犯律曲盡布置從之○給成  
吉道陳穀二萬石吏換稻○議政府據工曹呈申去春因年荒停各道  
金銀採取然本曹遺在金銀數少將來可慮乞失農江原道外於下三  
道各一邑遣人採取從之○辛丑司諫院左正言尹培請停佛事如議  
政府所啓上曰汝等善言予不之聽是予恥也然視他人所爲從而  
擬劾之予實爲汝等恥之予之所懷今春已諭于臺諫予更不知所言  
培啓曰今春所教乃水陸也願停此佛事上曰水陸非佛事而何○  
諭義州牧使柳江今聞茂昌被虜人刷到遼東若遼東差人押道而其  
人受勅來則南向坐牧使西壁無勅書亦南向坐牧使東壁宴慰諸事  
極厚爲之還時厚加贈贖○壬寅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春秋館史庫文  
書依科舉式年例隔二年辰戌丑未曝曬從之○癸卯召右贊成金宗瑞  
左叅贊鄭奉謂曰吾都里女真等自我祖宗以來素嘗撫恤者也其所  
耕田稅與吾民一體收納則有違撫恤之義縱不得全免租稅當半減然  
後庶幾安業以生其何以處之宗瑞等啓曰大戶則三十結中戶則二  
十結小戶則十結定數免稅爲便於是傳旨禮曹去乙丑年二月受教

咸吉道境連彼土糧餉不可不儲而壤地褊小租稅不多倉廩無儲曩者投化野人等請免租稅第以懷綏之道而從其請特賜蠲減然無知細民圖免常稅暗以其田客籍向化田稅日減後弊滋廣不可不慮依成法三年後收租十年後繇役等事令彼司申明舉行然吾都里兀良哈等祖宗以來特加存恤者也三年後收租十年後繇役則懷綏之道未盡其減稅條件磨鍊以啓禮曹啓向化田稅無定數全免則弊復如前大戶三十結中戶二十結小戶十結定數免稅其餘田地依例收稅而未滿額數則以所耕數免稅其特加優恤者依癸亥年受教軍情緊急外常時役并蠲又吾都里兀良哈女真等誠心歸順願欲居境內則依上項例田稅徭役亦皆減除從之○司憲府申今據成繼性告狀良女七月言國喪奸妓萬喚來被奪喪服於本夫具求者刑曹佐郎禹繼蕃也所居西部推鞠具服辭証明白而繼蕃尚不承服請收職牒追身拷訊下義禁府鞠之七月曾爲萬喚來雇工女而見黥者也○司諫院復請停佛事不允○司憲府執義鄭昌孫等上疏曰佛氏之所以恠誕幻妄迷國誤朝稽諸史策覆轍昭昭然歷代君臣莫覺其非靡不崇信者誠報應之說禍福之論入人深也間有卓然自主如魏帝唐

宗銳意沙汰未幾改之識者恨焉又以吾東方言之爰自新羅以及高麗異端盛行事佛彌勤敗亂相繼國亦不振逮至國初舊染之習猶未頓除恭惟太宗英明威斷高出百王遂革寺社又收土田臧獲功德之盛卓越千古我殿下嗣服克遵前烈尤加排斥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如遇父母忌日只行家祭不歸于佛者頗多有之邪說稍息世道歸正垂三四十年于茲矣曩因興天慶讚之日佛法復萌當是之時侍從臺諫迭上章疏守闕力爭未回大意朝野至今缺望今春又當王妃大漸之日招集縉流再設精勤盡誠祈禱雖非正道然以殿下靡神不舉迫切至情無所不用其極也竟不少延賓天斯迫由是觀之佛不足信齋可知矣殿下尚不覺悟命臺諫若曰東宮及諸大君欲為王臣薦冥福臣等聞命驚駭力陳不可未蒙俞允臣等無狀不能固諍止之於初遷延至今減默不言臣等雖闔門屠戮未足以塞曠職之罪伏聞尊崇竺教泥金寫經經背畫以黃金幡幢飾以珠翠窮極侈麗衣鉢供張凡百所需無不備具大作佛事靡穀費財不可殫記近年歲比不登今年水旱蟲蝗災變荐臻黃海江原之民生業蕩盡不厭糟糠萬口顯顯朝不慮夕無賴僧徒百十為群羨衣玉食浚民膏血宗

室貴戚瞻奉捨施惟恐或後後日之弊可勝言哉彼雖福國利民今當  
歲歉尚宜停罷况萬萬無此理乎臣等竊念 殿下高明聖學豈惑於  
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聖子誠孝出於天至 殿下重違其意敢  
為此舉臣等竊謂千萬世之後與歷代好佛之主同垂於史策臣等深  
竊懼焉深竊痛焉伏望 殿下廓回剛斷去邪勿疑亟命停罷斯道幸  
甚國家幸甚疏上 上大怒引見都承旨黃守身右承旨朴仲林子內  
語 祖宗賓天之後讚經披覽之例與今臺省來諫之事且曰非止臺  
諫當今大臣皆若此九事當議可否之時則曰可後日曰否予若指言  
其也則可愧矣是以不敢發言也蓋指右議政河演也及守身等出  
上又使首陽大君謂掌令康晉曰以寫經披覽傳旨臺諫今已七八月  
矣前政府請止佛事明日憲府亦言之是必聞政府之言而來啟自嫌  
後於人詭曰拜表時因各司官吏有故而始知之諫院亦言但聞水  
陸未知為佛事予謂人臣愛君欲格君心當以直道行之而先懷詐護  
以欺君如此儉小不肖之人吾不能容也君臣以義合故道不合則去  
若以予為不合引身而去則予何言哉人臣而欺君至此其可容忍乎  
但因異端之事而罪諫臣衆必疑之然避嫌賢者不為予雖不德既

爲人君見茲詐不直之人欲避嫌而不之罪則豈可謂好善惡惡之政乎遂下昌孫晉及持平趙頊柳益敷司諫院右司諫卞孝敬知司諫鄭之澹獻納元乃仁朴允昌正言尹培金統于義禁府仍命左副承旨李思拓往鞫之○甲辰 上數臺諫之罪以諺文書之命宦官金得祥示諸義禁府承政院○集賢殿直提學李季甸應教崔恒魚孝瞻校理朴彭年修撰成三問副修撰李增李尚博士徐居正韓奕柳誠源著作李克堪啓臺諫耳目之官今以言事不中而罪之則言路塞矣請赦其罪首陽大君傳 上旨曰爾等之言是矣然爾等不知予心乃以論義禁府諺文書示之曰所犯如此其不罪乎季甸等啓曰臺諫之罪雖云如此固非私事豈容一毫他念第論國事耳今若罪之雖有可言之事誰敢言之言路通塞係國家之安危罪雖如此宜優容之首陽大君怒曰姦詐欺君之人不罪可乎季甸等對如前首陽曰此事所關非輕吾當書以啓之即授筆書曰臺諫姦曲無禮於君罪之固當然罪之則言路不通罪雖如此宜優容之示季甸等曰爾等之言如是乎曰然首陽又謂都承旨黃守身曰此事甚大不可容易以啓其臺諫欺君之罪可恕乎臺諫本無此罪乎細問其故季甸對又如前守身曰季甸等之意

只恐言路之塞耳首陽大君入內孝瞻謂李旬曰勢必下義禁府速取  
筮子可也李旬曰若下獄則脫筮而去何須筮子 上尋謂李旬曰予  
知爾等之意矣待畢鞫商量之先是 上詰責康晉甚嚴李旬孝瞻及  
直提學金汝適見之孝瞻曰今日不爲康晉之身幸矣李旬曰臺諫以  
言事繫獄言路通塞在此一舉非細故也當與同僚議啓翼日汝詣  
李旬家曰 上怒方盛不可冒威以啓李旬曰啓此事有三節聽臣等之  
言釋臺諫上也不聽而譴責之次也以黨於臺諫并下義禁府下也然  
亦臣等所不避也何憚而不啓乎汝終不與焉亦有數人從汝者○左  
副承旨李思哲將臺諫供辭以啓 上令首陽大君宣旨曰尹培等所  
言不至姦巧昌孫等姦莫甚焉其兄甲孫再以此事來啓固非不知政  
府之已啓矣卿以爲何如思哲曰臺諫之吏日到承政院聞見公事政  
府之啓何不知之有 上曰尹培新進小儒其所言安知不出於衆議  
本觀供辭亦直言之其罪輕矣罪旣輕則諫官不須窮推若昌孫則曾  
經近侍之官且得端士之名者也乃以後於人爲嫌啓曰拜表日因各  
司官吏有故始知佛事今供辭亦以是爲言姦詐不肖之人也由是觀  
之則何事不可忍爲哉予欲雖至累月必窮推得情而後已爾其知之遂



釋諫院○議政府啓大抵外方農事或遣知印或遣朝官巡歷審視者  
非盡疑監司所以廣耳目稽衆論也其來已久非自今日而始也且各  
道監司未盡區畫之事府及該曹布置施行亦是舊例今江原道監司  
李審啓本不分失農戶數揔舉道內人口實爲濶略措置無據故本府  
啓請遣知印擲奸非疑監司而然也乃欲詳知其道失農而後更議實  
內外相維之義也今審自以前日啓本阻當不行心懷憾懟乃上書曰  
狐根單葉朝無族親朋友之扶援又云欲轉粟救民則見疑於都堂食  
不下咽待罪朝夕至欲驅馬許于闕門凡公事擬議乃朝廷之公議固  
非因人而有所進退也豈以狐根單葉而阻遏不行乎據今知印親審  
單子觀之嶺東十一邑不甚失農嶺西十邑則太半不實五邑不至於  
失農然則非是舉道失農其救荒之備固宜酌量論請審到界之初慢  
不之察泛稱失農揔計本道人民之數啓請移粟已爲誤矣及知印擲  
簡則自生疑慮反咎本府乃叙憤懣之情煩瀆 上聰輕慢都堂絕無  
體統之義請令攸司推劾命勿問○乙巳 上謂集賢殿直提學李季  
甸應教魚孝瞻曰高麗史初撰甚略後更添入然多有遺漏之事遼興  
高麗世子冕服之事尚不書之可知其餘矣今可更校且 拒祖以萬

戶赴朔方臺諫請止之事因龍飛詩添入 太祖昇天府接戰之狀雖有諺傳不載於史以此觀之必有遺漏爾等與諸史官詳考史草上自度祖桓祖至于 太祖行事之跡搜索以啟○丙午左副承旨李思哲將鄭昌孫等獄辭以啟 上曰康晉請停佛事之初諱其聞於政府者再請之日予詰之曰鄭甲孫已再來啟爾等豈不知也晉亦隱而不發必有其情雖至累日欲窮推得情而後已仍謂承政院曰康晉於上疏之日聞推覈之命路間辟除而行無異平日其日陪從吏卒推問以啟○以國喪命停冬至宴及丁卯年正朝會禮宴○議政府據禮曹呈啟允人剃髮之禁備載六典及各年受教而無知之民謀避軍役年少子弟任情削髮京外官吏專不糾理游手之徒日增其弊可慮乞依成憲京中則同憲府外方則監司申明舉行無度 牒僧人並皆推究從之○丁未右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左參贊鄭泰啟臣等以為憲府所啟之意美矣請賜優容命首陽大君持數臺諫之罪諺文書數張示之曰卿等未知予意而來若詳觀此書則可知矣且昌孫等以為大慈庵佛事因拜表日各司官吏有故始知之又不知政府之已啟夫寫經而三披覽雖小兒亦聞知之政府連日來啟都人尚且知之彼豈不聞而云然

其爲詐曲甚矣又人臣諫君當以直道今諛諛若此君上豈肯感動而從之哉如此儉小之輩予終不以士大夫而接之亦不忍舍容卿等以爲何如演等啓曰臣等未知如此蘊奧但以大義來請耳今觀昌孫所爲詐曲誠如上教然彼輩自慚以言官而後於政府故如此巧飾耳然此乃言官之事願加寬貸上曰卿等必以異端之事而屈辱直言之士不足於心而來言之予豈不念優容諫官爲後世子孫之所法乎但如此懷詐之徒一於優容而不之罪則彼必以爲我之情實彼不得知無所懲艾矣若此不禁遂成風俗則其漸不可長也然大臣來請予必從之此輩之罪當何以處之演等曰昌孫項孟敷當左遷康晉有自錯宜罷其職上曰我國人心大抵以奸巧相尚至於儒生當其蒙養之時亦不能正心誠意故至於如此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古人云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今之舉子亦不於本郡赴試而冒藉於他郡者有之非徒此輩俗尚之使然昔漢元帝欲以定陶王爲太子史丹護太子家乃以詭言解帝意輔助有力得不廢李齊賢傳忠宣王入朝忠宣惑於唐女及還途中令齊賢復往候之齊賢還即詭曰女已與他人相悅矣史丹齊賢之言雖涉罔上然爲愛君計也漢張良招四皓以固惠

帝之位齊桓盟于首止以宮襄王似若脅君父然亦爲人道大倫計也故爲此不獲已之事今昌孫等詐曲其與史丹齊賢等奏對果比方乎予欲窮推其情斷以大義然卿等請之敢不從即命義禁府釋昌孫項孟敷唯晉不釋演等初若營救及奉 上教反爲言官照律而退○傳旨吏曹既立守令及萬戶辭免者限年不叙之法又立行公辭免者解任後未盡朔數准計不叙之法假托疾病欲免其任者則累年不叙可矣其有疾病呈辭者亦限年不叙沉滯鬱抑予甚憫焉其呈辭解任者雖未滿限年前任道內程途一樣處差任○停平安道流移及犯罪人入居因其道監司所啓也○己酉以閔伸爲戶曹叅判安止中樞院副使慎幾兵曹叅議李師元刑曹叅議奇處僉知中樞院事鄭賜守司憲執義尹士昫守掌令宋處寬姜曦並守持平鄭昌孫柳孟敷趙頊皆左遷康晉奪告身三等○大會僧徒于大慈菴設轉經會七日乃罷僧九千餘人掌設官吏奔走供辦晝夜不息餅餌果食積如山丘初 上爲王妃命注簿姜希顏修撰李永瑞以金銀寫經經衣皆用黃金畫龍又以珠玉爲燈籠極其精巧至是再設法會以轉之少尹鄭孝康常居家務爲清淨如僧道且以安平大君夫人從兄因蒙 上知承候旨意

常在興天寺九寫經諸事悉皆主之希顏永瑞亦皆露頂拜佛或朝士見之則赧然不拜○庚戌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已築行城州郡之民潛耕城外田地被擄可畏今後痛禁且各堡五六品管軍千戶與各翼千戶職銜相似野人必不疑畏以守萬戶改差他道各浦各口子千戶亦依此例施行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江原道救荒米穀嶺東則以慶尚道盈德寧海等處軍資米豆二萬石嶺西則以安東等處米豆三萬石移轉賑給且以本道陳穀四千石換給明年稻種從之○辛亥諭平安道都觀察使道內盜賊興行群聚大城山帶甲持兵公行劫掠與營吏衙前通同官欲捕之輒逃兩避如此劇賊不可不除也若使滋蔓黨與以成非細故也捕獲方略何以處之秘密以啓○癸丑傳旨吏兵曹承祀繼後人倫所重有勞紀功爲國大典貴臣勤勞國家義當優獎而嫡室無子良賤妾之子不得齒於朝行遂爲徧氓終不得繼其後子甚悶焉二品以上嫡室無子而良妾長子孫承重者許於忠順衛及成衆官取才入屬依他例授職賤妾長子孫承重者及嫡室雖有子良妾衆子孫許於司律院司譯院書雲觀典醫監濟生院惠民局入屬依例取才良妾衆子孫則各於其司受職賤妾長子孫則於西

班限品對職叙用嫡室雖有子賤妾衆子孫無武才不堪申士者許於  
司僕寺忠扈衛尚衣院司饗諸員及圖畫院時波赤依他例限品叙用  
右賤妾衆子孫屬補充軍後去官取才與近仗同例未便銅壺水渴之間  
走及二百步者兩手各持四十斤行至一百步者四書小學律元續六  
典家禮等諸書中一冊一處粗通者步射一百五十步一矢入者騎射  
五發二中者行筭乘除者右六才內二才入格者即授隊副於上項各  
司從自願屬之○上謂集賢殿直提學李季旬曰 太祖 太宗待其  
疎屬或賜衣服或除官爵待之以厚及至于予又立復戶之法不限親  
疎一例施之其間詐僞亦起大臣議定爲限制予惟族屬雖疎本同一  
派其在限外者未蒙恩澤至有差使到家鞭撻婦女甚可哀也昔漢高  
帝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且復豐沛使世世無所與非徒族屬亦及  
民庶也又律文有議親之條博考前代待疎屬故事以聞季旬稽古制  
以進仍啓曰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記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此天下古今不易之論也我國家克盡親親之仁至立貸罪  
復戶之法猶以制有定限恩施未博爲念甚盛德也然薦親之情雖曰  
無窮先王之制不可過也下政府議之事遂寢○李貞根奸錦城大君

妾寧根奸臨瀛大君妾各杖一百二人皆明德子也○丙辰命曾經堂  
卜官者勿差司禁鎮撫○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王世子期年內拜英陵  
儀出宮導從如別祭儀 獻陵南路近北攸司設褥席北向輦至陵口洞  
左中護路輦前替請降輦升平輦王世子降輦升平輦引至褥位相距  
百步許左中護路輦前替請降輦王世子降輦左中護引詣褥位北向  
立左中護贊請四拜王世子四拜訖左中護引詣齋室至百步許贊請  
升平輦王世子升輦入齋室上食時至正王世子具衰服盥手訖左中  
護贊請升平輦至丁字閣外百步許左中護跪輦前贊請降輦左中護  
引詣丁字閣東南近北西向立守陵官從入就位在王世子之後近南西向左中護  
贊請四拜王世子四拜守陵官亦四拜進案進菓餅如常次進湯訖左中護贊  
請詣靈座前左中護引詣止階下王世子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俯  
伏跪從官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王世子三上香從官一人奠爐于  
案從官一人酌酒一人以盞受酒跪進王世子受盞獻盞授內侍奠于靈  
座前王世子俯伏興降自東階左中護引還本位亞終獻守陵官中行  
禮節次如常儀訖徹夾案左中護贊請四拜王世子四拜守陵官亦四拜左中  
護引還齋室百步外贊請升平輦王世子升輦入齋室釋衰服反常服

左中護贊請升平輜王世子升輜至獻陵南路當初降輜處左中護跪  
輜前贊請降輜王世子降輜左中護引至獻陵南路當初升輜處贊請  
升輜王世子升輜引至洞口左中護跪輜前贊請降輜升輜還宮導從  
如初○戊午同知敦寧府事盧物載卒致吊致賻物載右議政閑之子  
沈溫女婿也以戚里位至二品子懷慎由慎思慎好慎○己未傳旨吏  
兵曹繕工監木工本無適兒職提調臨時啓達除職未便今後給六品  
適兒一七品一八品二正九品三從九品三令提調考其勤慢各於當番  
薦望除職以爲恒式○全羅道觀察使啓流移借耕人田僅得生理  
士著立軍而徒以流移之故不拘年限並還本處民甚愁嘆况携老幼  
挈妻子至舊居田園家舍既爲他人所有雖中分還執不能養育以  
生因此輒身流亡徒爲騷動大抵沿邊各官因倭失土元居者少新墾  
者多若一從法令數萬餘人盡令還本則倭寇初程防禦虛疎不可不  
慮其人物數小江原黃海道則已矣本道及慶尚忠清道連境流移人  
物內三十年以前自其祖父母時移來付籍以遠居生人乞除還本仍  
舊居住以便官民下兵曹與議政府同議○壬戌判中樞院事李順蒙上  
書曰臣伏覩國家聲教遠被邊境無虞生齒之繁戶口之夥而軍額不



加者以其民無定志而逃避差役者多也其中公私賤口逃移他道自  
冒兩班婚姻有蔭之家至有生子之後見獲還賤者其為反常甚多臣  
聞前朝之季倭寇興行民不聊生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之民  
假著倭服成黨作亂是亦鑑也今新白丁與平民間居相與作黨為盜  
宰殺牛馬之利耳濡目染以為常事或因嫌隙故燒人家將恐有難防  
之患救弊之要莫切於黜牌昔在 太宗朝黜牌之法試行數年而流  
移鮮少或議煩擾民間而廢之此弊小矣當時盜賊流亡之徒日盛不  
可勝紀臣願復行黜牌之法禁遊手之輩弭盜賊之源則良賤自別而  
軍額日敷獄訟弭而民之生產物故自明矣不報時公私賤口及逃役  
良人彼此流移者不知紀極順蒙 人亦憤其弊乃上此疏○十一月  
乙丑朔諭平安道採訪別監皇甫恭松骨進獻之物關係至重故捕捉  
器械與考察之方論賞之條詳悉立法且松骨不隨歲有無產出之數  
亘古無減捕捉多少在人勤怠耳今至十一月尚未得一連是爾不用  
心所致也予甚不取今年儻或未獲則進獻將廢如之何哉大抵入臣  
事君以誠敬為主若有受命之事竭力盡心則於必成如或不然其欺  
君父也爾體予意更加考察以捕又諭于監司都節制使○遣上護軍

李宗睦于咸吉道督捕松骨仍教曰大小官吏不識大體悠悠度日苟免罪責國家務求捕之之術其採捕戶專減雜徭雖築城重事亦不與焉欲人人樂於無事而盡心採捕也國家又議曰其未捕者宜徵布以罰之行未數歲民皆怨咨曰自七月始治器械至于明年正月無日休息而又納布與其如此之苦寧受築城之役於是又罷採捕戶委之烟戶烟戶殘劣豈能捉之當復立採捕之戶除納布之法予亦謂雖不納布既有賞賦賞布之令豈有怠者乎然官吏以全減雜役又不築城常加侵督雖不納布必不樂為採捕戶矣採捕戶與烟戶未知孰當孰否爾其備細訪問以啓外方官吏徒以鷹犬為玩好之物不用心者有之其中或有督民太過使人徒思被督之苦不計後日職賞之利雖有可捕之機故不捕之并宜傳諭又諭監司曰松骨捕捉罰重賞輕今後玉松骨一連捕得監考勿論大小賞布十匹自願受職者學生則土官從八品元有職者超一資一年捕至二連以上者賞緜布十五匹自願受職者學生則正八品元有職者超二資捕雜松骨者賞綿布五匹特異體大者加二匹自願受職者學生則正九品元有職者加一資一年捕至二連以上者勿論大小賞緜布十匹自願受職者學生則從八品元有

職者超一資卿以此意廣加知會○丁卯以李完愈知中樞院事○戊辰命頒新營造尺四十千中外○刑曹啓咸吉道咸興囚強盜金得夫依律處斬從之○諭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野人特賜之物監司給之則道路遙遠犯法之事監司決之則滯獄生怨况主將須恩威并盡然後遠人懷服今後野人賜物決罰等事皆令都節制使主之如其大事各鎮依舊報監司施行且吾都里來朝者令童所老加茂磨勘轉報會寧節制使或報都節制使更加磨勘上送又所老加茂每年給綿布五六匹或十餘匹以遂其生○初有一童男年可十一二歲者行乞里間偶至左承旨朴仲林第奴僕見之驚曰是乃主家奴金三所生金山也年九歲時失之不知去處仍問所寓童指竹山縣監宋重孫婢夫千長命家金三往爭之長命曰是吾子千寶也不許金三訴于刑曹刑曹鞠兩家父母及里人以金三子爲是案幾成衆判成念祖疑之至是刑曹請令三省交鞫下義禁府同三省辦之○己巳刑曹啓咸吉道洪原住盲人金成吉刺殺人罪當斬 上以篤疾減死○庚午刑曹請避嫌勿衆金山千寶之獄司憲府啓曰允聽訟以先入之言爲主前日刑曹旣以爲金三之子則未可與同議推劾願從刑曹避嫌之請從之○壬申命 太

祖實錄入于內遂置諺文廳考事迹添入龍飛詩春秋館啓實錄非史  
官不得見且諺文廳淺露外人出入無常臣等深以謂不可 上卽命  
還入內今春秋館記法官魚孝瞻記事官梁誠之抄錄以進○癸酉議  
政府啓各道牧場馬匹每當春秋發遣點馬別監刷出馬之良者各官  
分養其不良者聽民易換今聞各官守令暗行請托以其私馬擇換兒  
馬二匹留養衙中又納而又受二匹每歲如此以爲殖貨之本於國家  
馬匹易換之法似無妨害然守令近民之職民生休戚皆係一身芻豆  
供億之費固非鬼輸神轉而浚民膏血以養私畜豈爲民父母之道乎  
况古人有懸魚留犢者今守令風節一至於此而不以法律戒其貪墨  
則將來之弊牧場兒馬反爲公衙之畜誠有累於士風自今兒馬易換  
時令點馬別監換馬人姓名及所居州縣明白開寫申聞施行守令冒  
法他人況濫易換者以制書有違律論毋或小貸點馬別監如有知情  
者與犯人同罪以養廉恥以礪士節從之○甲戌復陞京畿富平縣爲  
都護府○傳旨議政府侍衛牌番上用貢法年分爲之各司奴婢身貢  
亦用年分所居州郡下下年則免其貢下中以上收之何如領議政黃  
喜曰貢法臣自初未知便否其奴婢收貢亦何用年分右議政河演左

贊成皇甫仁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曰依傳旨施行○刑曹啓平安道碧潼囚強盜每邑同等依律處斬從之○乙亥江原道觀察使啓三陟府東山伊陵室有人燒骨以葬逮繫可疑者十餘人鞫之回論曰姦詐之徒聞風水之吉盜葬則其罪匪輕然當嚴寒囚繫者多予甚憐之其情涉疑似者外餘悉保放其陵室代數稽諸古籍且三和寺所藏佛經爲某人所成某人所書并考以啓初前縣監金啓因孝寧大君啓三陟故老相傳云東山伊陵乃穆祖父母陵而三和寺所藏金銀字經是穆祖手寫經也○庚辰命中憲分搜京城四山松木斫代者得百餘石下義禁府推劾當該兵曹官吏並令鞫之○辛巳平安成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啓咸吉道各驛會革察訪三人置驛丞六人驛丞之數倍於察訪各其所騎馬匹加於前日不無官冗之弊乞自安邊高山驛至咸興德山洞爲高山道自洪原咸原驛至甲山及端川麻谷驛爲居山道自吉州嶺東驛至鏡城翰誠驛爲明原道自會寧石堡驛至五鎮及富居爲豐山道差驛丞四人又啓曰穩城府草島距陸甚近土且沃饒然與骨看地面不遠海賊可虞乞島內居民悉令刷出令司僕寺放馬皆從之○壬午司憲府請遣行臺上曰此事予常念之

遂議于政府領議政黃喜左贊成皇甫仁下三道比年失農勿遣爲  
便右議政河演等曰守令恣行不義請於一道發遣 上從喜等議○  
甲申義禁府啓向化野人童山於路上關弓劫百姓得春奪財物及馬  
得春從童山奴問主名奴以實告童山恐事露以馬納所居中部曰吾  
得此無主馬安冒告狀請以強盜律論斬下政府議之政府議若眞強  
盜則其奴豈肯直言其名而不諱哉不可論以強盜義禁府啓如初命  
減死杖八十政府又啓曰犯死罪者皆下本府擬議而定之今義禁府  
固執以爲強盜大抵死罪者無一毫可疑而後三覆今童山之事疑迹  
頗多而遽之以強盜論固不可也且以強盜照律而只杖八十後世以  
爲何如 上然之欲下義禁府改照律都承旨黃守身曰政府之議臣  
等未究其然臣等以義禁府之啓爲是且向化人減罪國有常法又何  
不可 上曰此事所係甚重當更議之竟從政府之議改照以白晝搶  
奪杖一百徒三年律特命減之只杖八十○乙酉諭諸道觀察使部民  
告訴之禁行之已久民心習常守令雖或貪汚亂政肆行無忌而莫敢  
誰何如此之言中外喧騰予亦屢聞寤寐惕然近日政府憲司請遣行  
臺巡察糾理第因年險民間多事隱忍不允監司揔一方專制之權

職無風憲一應非法理宜風聞舉劾近來未聞監司推劾治罪之事是  
徒以簿書期會爲先而激濁揚清爲餘事矣然刑政之失致傷和氣  
不可不慎或聞曖昧之言鍛鍊成罪或至深劾論刑過情則有違欽恤  
之意至若貪婪不法虐害生民者則宜當究治顯罰除民庶之蠱崇廉  
恥之節澄清一道以副予意○諭咸吉道觀察使檢漢城崔也吾乃初  
率管下一百五十餘戶投化而來許於吉州北村阿十居焉今有人來  
言撫綏失宜頗幸逃散卿知此意秘密訪問以啓○諭開城府留守及  
諸道觀察使近者良人徐自清詐稱大君書題私奴內隱同得守詐稱  
大君家奴相與結黨掠人財物又奪其妻正是強盜已令依律施行以  
此觀之或稱大君奴或稱本宮奴陵轅守令虐害良民者想必多矣雖  
實其奴依勢作害律有明條如其詐稱罪尤匪輕今後本宮奴及大君  
諸君奴驕橫者及詐稱者捕捉痛懲○丙戌世子行冬至祭別于輝德  
殿○己丑百官行冬至望闕禮于景福宮仍詣時御所進表裡鞍馬諸  
道進箋○庚寅下左承旨朴仲林縣監宋重孫于義禁府獄重孫逃  
出獄門見獲○義禁府鞫吳永及萬喚來皆云被奪喪服者實成繼性非  
禹繼蕃也良女七月亦變辭曰繼性也於是拷問繼性不服令三省同義

稟府更鞠之○辛卯刑曹啓白丁若老三犯竊盜依律處絞從之○壬辰領中樞院事趙未生上書曰臣素患風疾年滿七十已為無用之物特蒙 聖恩位至人臣之極是豈平生之所望其在膂力方強之日愧無報罔極之恩况今衰朽何以仰答洪私之萬一念至於此不勝涕洟昔漢疏廣疏受年滿七十致仕而歸彼二疏年非至老身非疾病大傳少傅任亦清簡無朝夕奔走之勞但以年滿據禮求去如臣者年今七十七今年五月風疾轉加動履艱難老病之臣懷祿忘歸以官為家夫豈義乎尸 祿多年慚汗之至伏望諒臣至情許歸田里不允○刑曹啓全羅道金堤囚強盜徐自清內隱同得守依律處斬從之○癸巳賜時御所旁近七十歲以上老人酒肉米布○十二月甲午朔召右議政河演等曰徒役之人定各司廳直例也今定擣砧軍然擣砧無日課悠悠度日有違懲惡之意今中朝徒役者或令煮鹽或令炒鐵皆有一日之課以嚴懲惡之規今依此制行之如何演等曰不獨煮鹽炒鐵而已炭木等事亦可供也 上文曰西班或考警守之勞或記犯罪之數擬諸褒貶依東班例加資何如演等曰西班別無公務食祿足矣何必依東班之例加資乎右贊成金宗瑞曰待文武之道不可有異依東班例加資



似無妨害 上又曰圖書院尚衣院司僕寺諸負等仍在其任則不可  
過品去官之後或試他藝則雖至三四品可乎漢等曰諸負職賤者也  
隨品去官足矣何必通仕路乎宗瑞曰元非賤人若有可用之才未  
可拘於門地之微出身之賤而不通也自此而上雖帶金銀於用人之  
道實為便益 上曰予更思之○下禮曹正郎崔庵李堅義慎詮佐郎  
朴璘于義禁府以入義禁府訪朴仲林故也○乙未釋成繼性禹  
繼蕃等○司諫院啟大抵職品特散各異故人情亦隨而殊今以金山千寶  
之事既罷宋重孫職而不罷朴仲林推鞠之時連逮者從違恐或有異  
此乃綱常重事關係非輕乞罷仲林職從之○以尹炯為刑曹判書成  
念祖判漢城府事尹璠知中樞院事柳義孫吏曹參判閔伸戶曹參判  
姜碩德刑曹參判李穰工曹參判權孟孫同知中樞院事安止中樞院  
副使安質承政院同副承旨安進僉知敦寧府事申自謹僉知中樞院  
事卜予司諫院左正言○命副司直金守溫增修釋迦譜○收前平安  
道都節制使金自雍職牒以前日野人寇茂昌也○丙申議政府據禮  
曹呈啓 輝德殿練祭儀前享四日詹事院請齋戒三日獻官諸執事  
及從官應從升者並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官及

諸衛之屬守衛殿門者各清齋一宿前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  
忠扈衛設幄次於殿西階上東向設床席褥位於幄內奉常寺先造

栗木主并匱體制並如桑木主盛以箱覆以帕安於腰輦詣幄次官闈令奉安

於褥位又奉常寺官設卓三於靈座東南西向題主卓在東北筆具筆

硯墨光漆盥槃盥匱具香拭巾用白細設執事者盥洗於東階之東近

南北向王世子具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白靴出宮升輦導從如儀至殿

門外降輦左中護引王子就齋室侍衛如常尚衣院陳練服於齋室

以練布為冠去首經負版每領衰執禮設王世子位於殿東廊西向設內大君諸君位

於神門之東南廊北向西上題主官官闈令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西

上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謁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

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

為首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享日未行事前宗親及百官具衰

服就門外官闈令整拂靈幄執禮題主官官闈令謁者贊者贊引先

就拜位里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執禮謁者贊者贊引就位贊引引題主官官

闈令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副知通

禮進齋室前跪贊請入哭王世子具衰服出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

位執禮曰四拜哭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哭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

哀宗親及百官同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與平身王世子哭止與平身宗

親及百官同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卓前北向立官闈令升

自東階詣幄次奉栗主匱入置卓上開匱奉出栗主浴以香湯拭以巾

卧置卓上題主官升自東階詣卓前西向立題云 昭憲王后墨書訖以

光漆重模之待墨書訖乃重模乃退初題主將畢官闈令設桑主座於靈座之

後奉桑主匱移安於座奉栗主納于匱安於舊靈座副知通禮引王世

子權就齋室表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以次出奉常寺官徹題主卓及

盥洗卓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易服王世子易服宗親及百官俱

易服內大君諸君練布為冠去首經負版辟領表執禮設亞終獻官位

於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

東上監察位於其西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陳

幣篚於尊所設香爐合并燭於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石外

之左鷄彝一實明水鳥彝一實爵犧尊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象尊二一實明水一實盞齊為

三行第一行鷄彝為尊第二行象尊皆加爵籩北向西上九尊實明水為上設瓚槃一

於尊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壘在洗東加勺籠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若爵洗之筮則又實以贊一爵一亞終獻洗又於東南北向爵在洗東加爵筮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筮則設諸執事盥洗於亞終獻洗東南北向享日丑前五刻官闈又實以爵二

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

階點視陳設前二刻宗親及百官皆就門外前一刻亞獻官以下諸執事皆

就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入就位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就位贊引

引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謁

者引亞終獻官入就位官闈令開匱捧出栗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

於後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瓚拭瓚洗爵拭爵置於篚捧詣尊所置於坫上

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行禮王世子出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執

禮曰跪副知通禮贊請跪王世子跪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執

禮曰俯伏哭副知通禮贊請俯伏哭王世子俯伏哭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

同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與平身王世子哭止與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

同副知通禮引王世子詣盥洗位北向立翊衛一人跪取匱與沃水又一人跪

取槃承水王世子盥手翊衛取巾於篚以進王世子悅手訖翊衛受巾奠於

篚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陞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寡酌鬱鬯從官

以瓚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一人奉香

合跪進又一人奉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從官奠于案從官以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瓚濯地訖以瓚授從官從官受以授大祝從官以幣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幣獻幣以幣授從官奠于靈座前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醴齋從官以爵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以爵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爵獻爵以爵授從官奠于靈座前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大祝進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悅手訖謁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盞齋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亞獻官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哭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哭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興平身王世子哭止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引王世子還齋室謁者引亞終獻官出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

武百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  
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  
宮闈令納神主如儀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  
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大祝捧幣瘞於坎本殿官以腰輿捧桑主匱詣  
宗廟埋於廟殿北階間前期於宗廟行先告事由祭王世子乘輦還宮如來儀英

陵練祭儀享日未行事前獻官以下諸執事及守陵官俱衰服就外位

謂者贊者先就拜位四拜訖各就位謂者引監察典祀官及諸執事入

就拜位謂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拜位立定贊者曰四拜哭獻官以

下鞠躬四拜哭哭止與平身謂者引獻官以下以次出謂者贊易服獻

官及守陵官監察以下諸執事俱易服獻官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以練布裏紗帽仍垂帶守陵官以練布

為冠去首經盥洗訖就外位贊者謂者及諸執事入就位謂者引監

察及典祀官入就位謂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位贊者曰跪俯伏哭

獻官守陵官典祀官跪俯伏哭哭止與平身謂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謂者引獻官詣靈座前北向跪三上香獻爵

奠爵俯伏與少退跪大祝讀祝訖獻官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少頃謂

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酌酒詣靈座前獻爵奠爵俯伏與平身謂

者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贊者曰四拜哭獻官及守陵官典祀官四拜哭哭止與平身謁者引獻官出守陵官典祀官亦以次出謁者引監察及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曰四拜監察以下四拜訖謁者引監察以下以次出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丁酉司憲府啓今釋成繼性禹繼蕃臣等謂萬喚來奸夫非一而獨以繼蕃爲言多有可疑者且繼性行奸之狀明白請更推問痛繩以法上曰情涉曖昧得情爲難再請不允○戊戌命罷崔庵李堅義慎詮朴璘職○己亥司諫院啓成繼性禹繼蕃終不得情而釋之其有罪者則幸矣無罪者亦以此坎軻實爲冤抑請更推鞠得情不允○庚子以趙世安爲司諫院右司諫大夫○集賢殿直提學李季甸上書曰記曰赦從重附從輕比附不可重也今禮曹郎官等入義禁府訪前承旨朴仲林罪之固當然親人入視已有其法此輩非親正合違令而至杖八十所附重矣命減二等息至渥也然有過於違令者之罪矣前此親戚交友之囚或饋饌或入訪其來已久雖違教法亦風俗之美事也今此之獄所係匪輕雖其親子亦不時時入見此輩何人敢此入訪只緣禮曹判書坐義禁府因課公事無時出入且仲林知禮曹有同僚堂上郎廳之義故

爾論其法則可罪論其情則可恕而附至於重似爲未安依違令分首  
從情理甚合臣職在侍從心懷未安不敢舍默伏惟 上裁是日適有  
轉動政堅義皆還其職但以庵爲首左遷○辛丑召臺諫曰嘗以錄用  
先王之後議諸政府僉曰不可分別嫡庶今以李永瑞爲兵曹正郎其  
速署告身永瑞李澄外孫也○同知中樞院事李恪卒恪德山縣人壬申  
中生負試壬午擢武舉累遷至上護軍己亥陞中軍僉掎制庚子除咸  
吉道都節制使乙巳拜兵曹參判己酉出爲全羅道都節制使壬子判  
江界府使癸丑從崔潤德討婆猪江野人以功進中樞院使仍授平安道  
都節制使丙辰以野人犯境貶結城戊午召拜慶尚左道處置使辛酉  
移全羅道處置使癸亥以同知中樞院事召還至是卒年七十三停朝市  
致吊奠賻如儀謚襄靖甲寅有勞襄寬樂令終靖無子○乙巳司憲府  
申故副知敦寧柳仲昌之子淵居父喪奸妓小真珠張樂宴飲公然食  
肉匿不承服請加刑鞠問從之○丁未慶尚道觀察使金鈿獻白兔白  
雉○戊申移御平壤君趙大臨第○禹繼蕃上書曰成繼性之事明白  
無疑獄辭幾畢而命釋之臣專不干波而同受汚名臣實痛悶乞令歸  
一推究都承旨黃守身啓曰若不歸一科罪仕路不通必須其也曲其



也直然後仕路通矣 上曰予何必其也通其也不通乎今並不問則自然而通矣繼性誠寧大君禳姻族也成氏以禳之故特蒙 上恩與功臣無異○集賢殿校理河緯地上書曰臣兄綱地為同幅縣監時縣人宋仲義有憾於兄許于都事元自直自直亦有宿嫌指啖守令多般虐刑羅織成罪請更閱實下刑曹○辛亥守集賢殿校理朴彭年上書曰臣父子俱以庸愚叨蒙 聖恩福過災生臣父在獄已逾二旬抱冤鬱抑臣亦無以為心敢昧死以聞伏惟憐察焉臣聞天下之事是非不兩立曲直不相侔若以是為非以曲為直則是變之大者也至於父子之倫本是天屬之親此豈人之所可變易也人事雖暗昧於一時而是非曲直終不得欺其天羸呂馬牛之變偽朝般若之獄播在史冊駭人聽聞今金山之事其父奴金三與宋重孫婢夫千長命初訟於刑曹是非本明曲直自現而臣父無與焉自移鞠義禁府後以臣父為奴主逮繫問之義禁府眩於是非將變曲為直臣竊痛心臣父於此事本無阿曲專不說與於人重孫自知其非飾詐萬端眩惑衆聽自非至公無我者未免為饒舌所誤重孫應曰吾位卑勢輕彼位高勢重吾事本是而將受屈於官今之習俗於論議必抑尊而揚卑以示己之正大聞是說者孰

無投杼之疑竊鐵之見歟而况一人議一事定其是非又一人議之則反前所見古今通患今已先入之言爲主刑曹所議爲非凡諸立論悉皆反之一何偏也刑曹之議是則今日之論必非今日之論是則刑曹之議必非也曲直之變將必有所歸矣大抵鞫獄者當虛心聽察以得其情今欲決疑獄而先自生疑不解疑端而經欲鍛鍊成之徒以癡弱之童不記故里山川爲證先杖其父次及證人三日之內連杖二次期取証服重孫等疑辭曲設皆蔽不問是何不公之甚也臣切痛心臣切痛心請一條陳于後如臣父子文過飾非以瀆 聖聰則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焉敢誣哉伏望 殿下命他大臣虛心聽斷以決刑曹義禁府之是非以伸冤枉以正天倫公道幸甚一臣父於甲子年丁父憂廬于全義縣之南村其年夏木川接奴金三率其子金山到全義本家置其子見臣父子廬次仍留數日一日其子亡去不知所之謂還其家終不追躡之其父還其家則無有也旁搜未得者于今三年矣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日且暮有一小童行乞于臣父之家婢初見之乃前所失金山也其兄金祿見之亦曰金山也童亦然之留而不去臣父於是日人定鐘後還家得聞之欲徵其面則臣父本不見之問其所從

來則皆是也雖然未敢保其然否也翌日令人率付其家童故不直指其家且須與里之管領同付之以未見管領之故三日乃赴之其文字猶在焉臣父若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何必明白正大與管領保授其家乎此事理人情之明甚者也一允冒認他人奴婢以爲已使者必先引誘掩匿猶恐人知或拘留之或放賣之如此無狀小人容或有之至於京都輦轂之下占他童子執付其家謂曰此真吾家奴也非爾之子也爲此舉者是天下猾賊自古及今有幾人哉臣父雖無似策名清時遭遇聖明其肯爲如此等事而不言乎若初有冒認之心當置諸遠方以待長養則人自不知之何必先付其家然後招其父辨其是非引木川諸人以爲證乎其爲設計不亦勞乎此亦事理人情之明甚者也一臣父招金三往復之間幾十餘日然後乃來令往其家驗其是非則略無疑辭於是呈刑曹辨之大抵爲惡者外雖不服而心自先屈此童若于長命之子則其家何不先呈於官自以爲是而坐待金三之來乎金三若疑見則亦先自退何敢呈于刑曹以待辨明乎情理之明白者比也一允人之狀貌事之虛實者未可以言語形容雖使耳聞而舌詬若不目覩身履則鮮有不相齟齬者教誘癡童於立談之間而欲爲他日

之證客可保乎如欲教誘則固當期以歲月使之習聞何急急還付其  
家乎今在臣父之家纔三日而在長命之家已數年矣其教誘也孰得  
而爲之乎在刑曹其父以鄉隣皇甫恭證之刑曹招恭問之恭能識童  
之爲金三子也童亦識恭之爲介同父也假使恭爲不可信也童子何  
緣知恭之爲某父也況此童見知木川人頗多假使能教誘名號安能  
預集此人使童子親見面目而記之耶若曰刑曹不公使童子先見此人  
則移鞠義禁府後此童亦知木川人曰此某也此某也此童常在府內  
木川人自外至童子何緣知之歟事證之明日者此也一刑曹徵金三  
之妻三加于全義又徵長命之妻粉伊于竹山兩母至群聚兒童列  
於前使兩母辨之粉伊占刑曹兒爲己子刑曹再三詰之曰非是則何  
如荅曰吾不知吾兒乎三加則群兒中吾子無有也再三力辨之此童  
果不在其中矣且問身癩有無三加曰膺上有一小癩刑曹未見其癩  
此女指視之其言果驗粉伊不知其面不記其癩其詐立見矣說者若  
曰三加學而能言之假使三加學而言之粉伊何不知其子之面與癩  
乎相離雖在孩提之時其母猶可髣髴也況此童年逾七歲頭角已成  
矣雖分離胡越以隔數十年何不知之有哉其曲直可知也一金三與其

妻之愚惑天下莫甚長命與其妻姦猾之尤者也聽言觀色其曲直不難知也况長命者其心若直則固當自見先卞是非乃潛伏刑曹階下洞知事變而見獲於人其曲亦可知也一粉伊云此童之事吾主能言之於是刑曹問千甫事由於竹山重孫荅曰辛酉年赴任時付千甫於其父長命來其言不與長命所言合又問之則變辭曰辛酉八月率以赴任壬戌二月其父還率去其前後所言各異刑曹招重孫問童之形貌重孫曰不知也至於窮詰則乃曰此非吾家奴也長命所言甚多違忤其切隣供詞所見千甫年月亦多不齊自移鞠義禁府以來重孫曰吾在家時此童在行廊因早暮不見其貌在竹山時以務劇亦不見之以故不識其面然在家時童年六歲無處不到雖在行廊豈無可見之時在竹山時則衙內房舍周匝眼前務雖劇矣退食於衙守令常例也豈無一見一語之時而謂專不識其面乎其姦回詐護莫此為甚於是里之管領與切隣人等悉與同謀合辭曰此童之見今已五年矣其曲亦可知也一長命率來千甫於竹山年月或春或秋前後所說不同其詐可知也且如其子也則隨其母安坐縣官飲食衣服保無憂也何必率來貧家衣懸鶉之衣而糊口於人乎此其詐亦可知也一重孫前後所言自相矛盾故反復窮詰之際理屈辭窮

不能自明犯夜開出獄門而逃其情已露矣追捕還囚則托以致酒比其說可信聽歟又巧飾陽東之事以亂之比尤臣之所深憫也陽東之家雖近臣父之家實與重孫有好陽東康履之妻甥重孫康履之妹夫也其情非泛然比也况陽東所語全得水者與長命近親此事實主張造飾以成其獄雖甘言厚施反復百端其不能回心也可知已臣父雖愚豈敢因陽東行賂得水以自助乎雖三尺之童亦所不爲也臣父與陽東所言不過欲知千甫有無及見此童之年月苟有直言者則將告官行賞耳非但與陽東言之人有問此事者言必及之故陽東亦得聞之也臣家亦不與衣於得水而陽東先欲與其衣者臣亦未料其意也將以親好於彼而欲亂於其間耶將以隣家之事而欲知其情耶然臣父事情之直亦不可掩也一此童之不知木川臣竊疑之前此童於木川全義之間絕無騎馬之行但隨人徒步耳今擁置馬上驅馳之忽遽之舊游之地真若夢尋迷前恍後不能記憶未可知也率去之官雖曰公正從者受賂陰誚故使迷惑亦未可知也若於全義所留才七八日而所言山川形勢樹木有無亦有合者亦不可謂全然不知者也於木川亦然雖指申自敬之家爲木川官也其隨父受還上之事是其實也何有長命之子隨金三受還上於木

川乎是可疑也一人臣受命出外當夙夜而行不知李重華何緣還到龍仁留一日猶不足又明日日沒後復命乎若曰修啓本云耳則如今冬夜至永可於數夜能修之也金漑重孫之故妹夫也李重漑妻之叔毋夫也臣不能無疑者亦以此也一今以此童子明曉木川全義爲據於重孫逃出元情及多般飾辭更不問訊長命及切隣違端初若不知然恐嚇小童將欲撻之而問其父則亦謂金三爲父其真情猶可知也而反杖金三又榜掠木川諸人期取誣服羅織臣父之罪此豈至公不偏之論也若以此童不知木川爲據則何以不知竹山爲辭以鞠重孫乎以童之謂金三爲父而反杖其父則何以謂長命非其父也而杖長命乎獄辭之決在片言之間而至今未決者只以此童癡騃不明而事關曖昧耳今木川全義之行其可謂明證而重孫之違端終不得訊歟一童也而知言父母則不信未見故里則取以爲證而反杖其父童若不死以長則終可定其親也天道若不無知也豈不深可畏也不報○刑曹申今全羅道監司報河網地盜官穀二百餘石綿布五十五匹又奸部民女目司直李種欲捕逃奴於縣人金得時家記官姜周等黨於得時侵虐李種極慘酷網地坐視不救故令殺死其惡莫甚今自知其罪詐

稱疾痛合眼不語淹延歲月窺伺逃避又網地已曾解任縣人連逮者  
憚於父囚恐或誣服乞遣朝官推鞠得情 從之○癸丑移御副知敦  
寧金仲廉家○丁巳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咸吉道咸興以北平安道安  
州以北各官教導除授時他道人則依舊加資居本道者勿令加資又  
啓曰爵命國家公器不可以私議擅自升降三館及承文院因循先  
後進古風參外去官之時不計職品先後推讓薦望有違除授之法今後  
一從職事先後去官皆 從之○己未行臘亨于輝德殿對馬州宗貞  
盛使送僧道閻等進香○遣廣興倉使鄭執司僕判官朴元亨于全義  
木川等處詳問金山子實之事○傳旨吏曹今後吏科及吏典取才時  
訓民正音並令試取雖不通義理能合字者取之○刑曹啓知茂昌郡  
事裴讚不能禦賊以致人畜被擄乞依失誤軍機律處斬 從之讚  
逃免○庚申移御駙馬李伯剛第○辛酉骨看萬戶金時具等來獻土  
物加都萬戶賜衣帶笠靴縣布等物○領敦寧府事權弘卒弘字伯道  
初名幹叅贊門下府事鈞之子洪武壬戌登第調春秋檢閱累轉司  
憲糾正戊辰拜右正言歷吏兵曹佐郎庚午遷右獻納以言事貶庚  
辰除左補闕陞司憲侍史遷成均樂正壬午 太宗納弘女爲嬪遂封



永嘉君丁亥以進獻使赴京弘再從祖母為元皇太子妃元亡為大明  
兵所獲自縊死 高皇帝驚歎以禮葬之至是 太宗文皇帝嘉權氏

節義温言寵待賜御厨酒食錫賚優厚庚寅知議政府事乙未判敦寧

府事戊戌授禮曹判書癸卯領敦寧府事尋致仕弘性温雅接人以恭

又工於篆隸獻陵及文廟碑皆其所書所居洞壑清幽雖城市中隱然

有山林之趣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每遇良辰必邀賓觴詠閑居怡養二

十餘年卒年八十七停朝市致吊賻祭如儀謚文順學勤好問文柔賢

慈惠順無子○士成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輝德殿祥祭儀前享四日詹

事院請齋戒三日獻官諸執事及從官應從升者並致齋二日於本司

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官及諸衛之屬守衛殿門者各清齋一宿前

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内外王世子具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白靴

出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引王世子就齋室侍衛如

常尚衣院陳禪服於齋室添染灰色衣烏紗帽黑角帶白靴執禮設王世子位於殿東

廊西向設內大君諸君位於神門之東南廊北向西上執禮位於東階之

西西向謁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若內庭窄狹則設贊者位於外庭東階之西

向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

對為首

宗親每品班頭別設位大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  
君持設位持正一品之前  
書吏各陪

其後享日未行事前宗親及百官俱練服就門外宮闈令整拂靈帳執禮

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奉禮分引

宗親及百官入就位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入哭王世子具練服

出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從官入執禮曰四拜哭副知通禮贊請

鞠躬四拜哭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宗親及百官同九執禮有辭副贊者皆傳唱副

知通禮贊請哭止興平身王世子哭止興平身宗親及百官同贊者亦唱副

知通禮引王世子權就齋室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以次出副知通

禮進齋室前跪贊請易服王世子易服宗親百官俱易服添染灰色衣烏紗帽黑角

帶白靴執禮設亞獻官終獻官位於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執事

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察位於其西書吏陪典祀官殿司

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靈座之右有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

於靈座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雞彝一實明水鳥彝一實

犧尊二實明水象尊二實明水為三行第一行雞彝為第二

皆加勺為上纂北向西上九尊實明設瓚盤一於尊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地

向盥洗在東爵洗盥在西有盥盥盥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一盥一

亞終獻官洗又於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罍在洗東加勺盥洗在西篚在洗西南肆

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二設諸執事盥洗於亞終獻洗東南北向享日丑

前五刻宮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

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二刻宗親及百官皆就門外前一刻亞獻

官以下諸執事皆就殿門外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先入就位贊引引

監察典祀官入就位贊引引諸執事請盥洗位盥悅訖各就位奉禮郎

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謂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宮闈令開匱

捧出神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於後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瓚拭瓚

洗爵拭爵置於篚捧詣尊所置於坫上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行

禮王世子出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從官翊執禮曰跪副知通禮贊

請跪王世子跪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執禮曰俯伏哭副知通禮

贊請俯伏哭王世子俯伏哭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贊請哭

止興平身王世子哭止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詣盥洗位北向立翊衛一人跪取匱興沃水又一人跪取槃承

水王世子盥手翊衛跪取巾於篚以進王世子悅手訖翊衛受巾奠於

篚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從官翊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舉簾

酌鬱鬯從官以瓚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一人捧香合跪進又一人捧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

從官奠爐于案從官以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從

官從官受以授大祝從官以幣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幣獻幣以幣

授從官奠于靈座前九進香進誤進幣皆在東西向真爐受副知通禮

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

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從官以爵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

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以爵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爵獻爵以

爵授從官奠于靈座前有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

靈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

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悅手訖謁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

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盞齊執事者以爵授酒謁者引亞獻官

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

爵授執事者奠于靈座前有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謁者

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哭副知通禮贊

請鞠躬四拜哭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

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興平身王世子哭止興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

官同

贊者亦唱

副

知

通禮引王世子還齋室謁者引亞終獻官出奉禮郎分

引宗親及文武百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典祀官諸執事俱伏拜位執

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

以次引出宮闈令納神主如儀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

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大祝捧祝幣瘞於坎王世子乘輦還

宮如來儀英陵祥祭儀享日未行事前獻官以下諸執事及守陵官俱

練服就外位謁者贊者先就拜位四拜訖各就位謁者引監察典祀官

及諸執事入就拜位謁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拜位立定贊者曰四

拜哭獻官以下鞠躬四拜哭止興平身謁者引獻官以下以次出謁者

贊請易服獻官及守陵官監察以下諸執事俱易服

深染灰色衣烏紗帽黑角帶自靴 盥

洗訖就外位謁者贊者及諸執事入就位謁者引監察典祀官入就位

謁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位贊者曰跪俯伏哭獻官守陵官典祀官

跪俯伏哭哭止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

酌酒謁者引獻官詣靈座前北向跪三上香獻爵奠爵俯伏興少退跪

大祝讀祝訖獻官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世宗實錄卷第一百十四  
三十一  
尊所酌酒詣靈座前獻爵奠酌俯伏興平身謁者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  
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贊者曰四拜哭獻官及守陵官典祀  
官四拜哭哭止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出守陵官典祀官亦以次出謁者引  
監察及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四拜監察以下四拜訖謁者引監察以下  
以次出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四

(B)  
732.55  
4724  
[v.4]  
no.36  
0163694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36